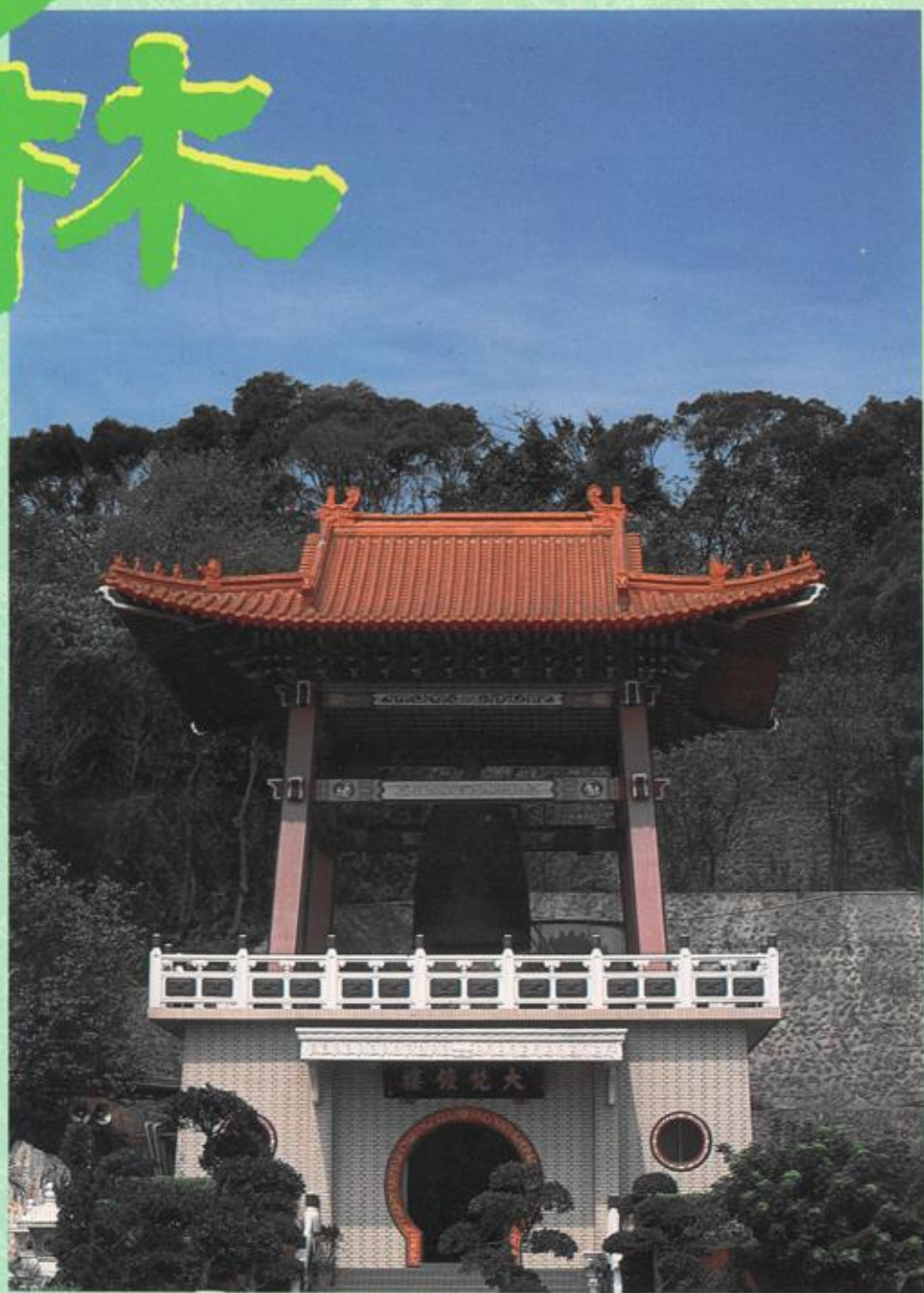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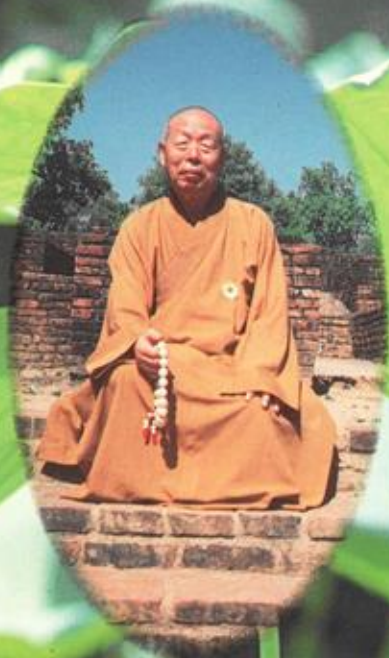
沙林

第 6 卷 6 月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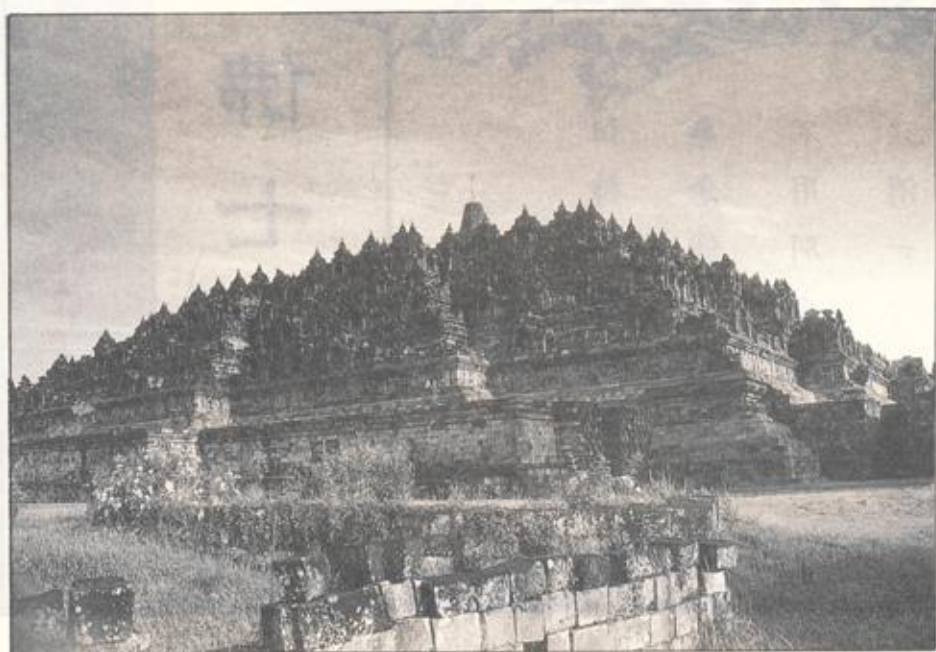
贈閱

雙月刊



菩 妙和尚法語

心如幻術，詭譎多變，而我們從來也不識此「心」的廬山真面目，總誤以為「心」乃實有；於是受制於心念而造諸惡業，輪迴流轉不息。無量劫以來的生死洪流，皆緣始於吾人不識「心」之可畏，沉淪顛倒，而甘受其禍害。對於這顆生滅變化的心，我們稱它「妄心」，也就是虛假不實之心；然而心性本不生不滅，而同樣的這一顆心本來如如不動，我們則又稱它為「真如之心」，也就是本具的佛心。由於真如不離生滅，而生滅亦不離真如；兩者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對此，學道者尚難識別，更遑論吾輩凡夫長久以來，皆以妄想虛假之心為主體，終日起惑造業，受諸煩惱，任其擺佈，由它主宰。所以念佛者，即是依此念佛、禮拜、誦經等諸功德，制伏這顆既頑固且剛強的生滅妄心，進而使吾人本具的真常不變之佛心，得以彰顯無遺。



目 錄

封面——照片提供

吳進生

◎佛七開示

菩妙和尚

2

◎修行與研究

釋修振

6

◎有相布施的功德

吳老擇

8

◎印尼波羅浮屠佛塔紀行

吳進生

16

◎宗教的選擇

吳老擇

27

◎尼古洛達鹿的故事

會雨譯

38

◎砂石道

會雨譯

44

◎諸神規則

會雨譯

47

◎菩提橋

法國編譯群

52

◎佛教英文文摘

59

◎服務欄

60

佛七開示

◎菩妙和尚開示
◎編輯部整理

但持佛號塵勞息
專念彌陀妄自眠
不用別求圓妙法
只消一句念頭堅

農曆正月初七、十三日是本寺八十三年度第一期精進佛七的開始。元月時值風和日暖，季節既不冷也不躁熱，身心最是輕鬆愉快，也是最適宜打佛七的時節。常言道：「一年之計在於春。」初春是精進修行的基石，並可藉以鞏固道心，成就道業，培養善念，如此日日時時，充滿禪機道味，福慧自然增長。

佛七開始前依慣例是灑淨的儀式。那麼，先來談談灑淨的意義吧！灑淨時唸三遍大悲咒，透過莊嚴肅穆的佛教儀式，以至誠恭敬之心，灑落一身塵垢，換得清涼自在的身心。也就是以吾人清淨的身口意三業，來洗滌凡夫內在的煩惱魔障，盡除外在的塵勞垢膩，使得往來的善男信女們得以安心辦道。猶如家有喜慶，灑掃庭院，張燈結彩，使遠親近鄰，共享舒暢、歡樂的氣氛。又如種植五穀雜糧，農夫們得先行翻土犁地、播種、施肥、灌溉、除草等辛勤勞苦地耕耘，方有豐碩的收成。修行也是同樣的，而佛七之前的灑淨儀式，最主要的是讓參與佛七的大德們，置身莊嚴肅靜的道場，暫且萬緣放下，息慮塵勞，專一心念於此短短七天的精進修行。

大凡吾人做任何事皆有其動機，以及預期的目標。譬如農夫不畏寒暑，頂著烈日，飽受風霜地殷勤耕種，無非是冀望五穀豐收，以成就他養家糊口的責任。其它各行各業，豈不都需要抱定目標，而後勇往直前嗎？那麼，念佛打七的用意又是如何呢？

凡有生必有死。而生死猶似直線的兩端，此乃吾人必經的過程，不論老少、貧富或貴賤終無一人得以倖免。然而，平常念佛則可集聚資糧，一旦臨終之日，願一切皆能灑脫自如，放下俗情，無所執著罣礙，祈願阿彌陀佛等聖眾的迎接，於一剎那間，往生蓮邦極樂國。跳出六道輪迴，等至佛道有成，再以菩薩之悲願回入娑婆，廣度一切有情，皆共成佛道。此誠如我們經常唱誦的偈語：「願我臨終無障礙，彌陀聖眾遠相迎，迅離五濁生淨土，回入娑婆度有情。」這無疑是人生最大的祈願了。

有些人誤以為念佛唯是貪求往生之功德。其實不然，雖則念佛於未來際得以往生淨土。然而現前的利益才是最實在的。人生在世，不如意往往十有八九，無常迅速，變化莫測，又如何欲求恒久之平穩順事呢！眼前我們的六親

眷屬，其來有因，其中不乏怨家為尋仇而來；也有親朋欲報舊恩而至。一旦因緣會合，境界現前，世間一切的稱譏、毀譽、怨親、得失，順逆等等……，我們又該如何來面對呢？唯有求諸於佛法，才是吾人最究竟的歸依處所。佛說八萬四千法門，用來對治眾生的無明煩惱魔，其中以念佛法門最為殊勝。無論善惡、順逆皆能仰仗念佛之功力，而不受境界的影響，既可滅除煩惱於生前；臨終之際，則承蒙諸佛聖眾的接引，又可以往生淨土。因此，不論現前或未來，念佛當有其不可思議的功德。那麼，又豈可說念佛是消極的作為呢？當然，如此殊勝的法門，不經過一番刻骨銘心的鞭策，和精進的行持功夫，又豈是垂手可得的呢？

關於念佛的目標既已明瞭、確定，接下來略談行持的功夫。所謂：「念佛之心，聽佛之聲；心聲相依，堅持長久。」以此四句偈頌做為我們修行依止的下手處。念佛之時，務求句句佛號清楚、明朗，口念彌陀聖號，耳根都攝細聽。念念緊密相續，若口念而心非，妄想終無法盡除。然而，煩惱魔障頑強難馴，也非一時之念佛，即可制裁抵擋得了的；重要的是念

念彌陀，綿綿相續，持之以恆，假以時日，終究能斬斷無明煩惱之繫縛。然而時下一些未曾深入經藏者，卻妄自粗淺地評斷，認為「念佛」此乃老人家的專利。殊不知「念佛」法門看似簡易、平庸，實則難行、難持呀！無怪乎有「三歲小孩盡知，而八十老翁卻做不到。」的嘆喟了！當真我們精研五經一論的念佛真義，方知念佛法門的殊勝，且行持匪易。一心念佛至見境遇緣，隨善緣而不喜；遇惡緣而不瞋；心不起妄想，至此即所謂的「事一心」不亂。若能念念達至真如實相現前，會歸本性，心佛不二，如如不動，此時謂之「理一心」不亂。要想達到「理事一心」的階段，又豈是吾輩泛泛之談即可成就的呢！

再說念佛除了現前的利益，以及未來得以往生佛國淨土之外，更能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功德。依止阿彌陀佛的悲願，恒久持續，方能成就無上佛果位。今以淨土詩一首，勉勵諸位更精進向上的念佛。

不停生滅真生死

晝夜交攻使我煎

只在目前無法了

如何直下永消殞
專念彌陀妄自眠
不用別求圓妙法
只消一句念頭堅

心如幻術，詭譎多變，而我們從來也不識此「心」的廬山真面目，總誤以為「心」乃實有；於是受制於心念而造諸惡業，輪迴流轉不息。無量劫以來的生死洪流，皆緣始於吾人不識「心」之可畏，沉淪顛倒，而甘受其禍害。對於這顆生滅變化的心，我們稱它「妄心」，也就是虛假不實之心；然而心性本不生不滅，而同樣的這一顆心本來如如不動，我們則又稱它為「真如之心」，也就是本具的佛心。由於真如不離生滅，而生滅亦不離真如；兩者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對此，學道者尚難識別，更遑論吾輩凡夫長久以來，皆以妄想虛假之心為主體，終日起惑造業，受諸煩惱，任其擺佈，由它主宰。所以念佛者，即是依此念佛、禮拜、誦經等諸功德，制伏這顆既頑固且剛強的生滅安心，進而使吾人本具的真常不變之佛心，得以彰顯無遺。

現今不少盲目修行者，一味崇尚神通、靈異。而一些自認為具有靈異之徒，更是呼神喚鬼，顯現其通靈的超能力，以顯異惑眾，殊不知所言皆鬼神的語詞，並非真有通天竄地的本領。此只不過為吾人的第八意識（又稱藏識），它蘊藏無量無邊，曾所招感的萬事萬物之影像，一旦種子遇緣成熟即起現行。心想山水，即現起山水的影像。誠如佛經說：「……一切唯心造」而非真有本領。再者，鬼神屬於六道中的阿修羅道，因其貪瞋癡等三毒習氣，尚且在三界中受無量苦。然人們竟愚昧地想假鬼神之力，來呼風喚雨，班門弄斧，神威自己，使人生起對你膜拜敬仰之心。俗語說：「聰明反被聰明誤」。平日甦醒之時，皆茫然無知，更何況陷身迷惘之中的心念，又如何能真實呢？因此假藉神威反遭驚使，受制於鬼神的意旨而不自知，於是釀造殺盜淫妄等無邊的罪孽，這又何苦來哉！

總之，吾人的觀點、理念，念念皆悉明明白朗朗。所謂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無庸求神問鬼，自誤誤人。吾等學佛之人，即是如何善用自身的根塵識，不受控於此六根、六塵的染污而

起心動念造諸惡行，使之根塵解脫，臻至靈光獨耀的境界。

常言道：平時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無量劫以來的塵勞妄想，猶似江河大海般川流不息，不捨晝夜。盛年體健之時尚難制伏安心，何況年邁體衰時日，又如何能殲滅殆盡呢？所以我們唯有仰仗佛陀的慈悲攝受，念念阿彌陀，若能意志彌堅，心無旁騖，唯一聲佛號是求，久而久之，雜念妄心自然隱遁於無形，不再受世俗得失、順逆等情感的左右，打得念頭死，又何必談玄說妙呢？所以說：「……但持佛號塵勞息，專念彌陀安自眠；不用別求圓妙法，只消一句念頭堅。」

今天開示至此，祝大家精進念佛，功德圓滿。



修行與研究

◎ 釋修振

近日來，我閱讀了日本佛教學者平川彰博士所著的《原始佛教的定義問題》（吳信一譯）的文章後，我發現有許多學者，研究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其目的是爲了找出「佛陀真說」（佛陀親口所宣說）以及佛陀在菩提樹下所悟道之內容。

這些學者爲能如願，便絞盡腦汁以語言學（漢、巴、梵、藏……）、哲學（康德、黑格爾……）、考古學、民俗學、漢巴四阿含對照法、漢巴律與經對照法……著手研究。他們如此這般的辛苦研究，直到目前是否已能如願以償呢？我相信是不可能的。理由有兩個：

（一）我們不是活在佛陀的時代，未能親近佛陀，親聞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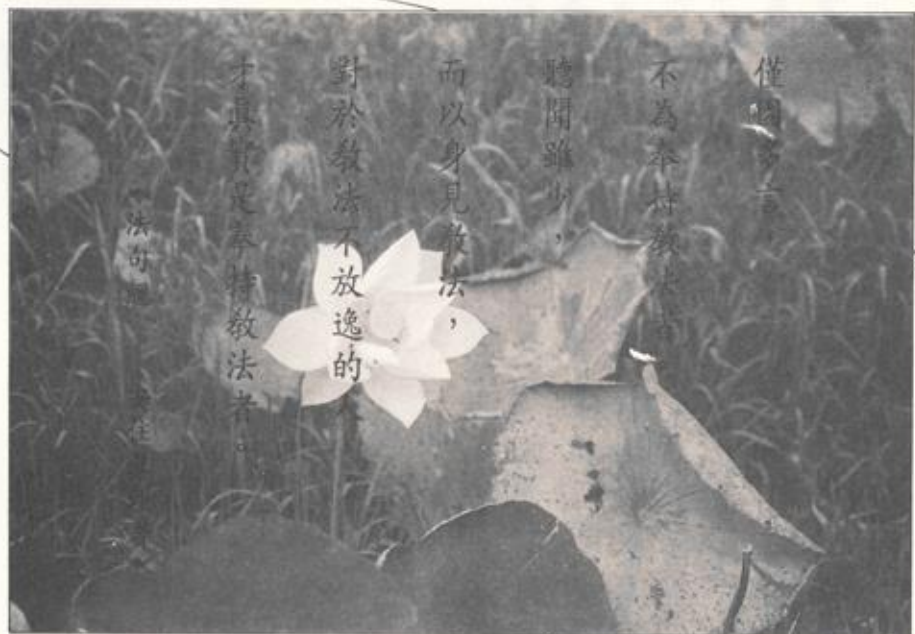
（二）正如字井博士很明白地斷定，要想詳細研究並提出佛陀的原意是不可能的。不單是漢巴有不同的地方，就連巴利經典所記載的《阿含經》，其中所用的語言也有新古層的不同。雖說最古的語言，並不是佛陀時的摩羯陀語。可見《阿含經》的教理也有其發展的階段。

雖然如此，對於佛陀真說與所證悟之內容，學者們卻能在教典的研究中獲得主張。有的深信「無常、苦、無我」的教說是佛陀的根本思想；有的深信「緣起法」是佛陀在菩提樹下

所證悟的內容。真是難得！可見以學術研究來獲得消息是有必要的，不過單憑學術方法論是不夠的。

以個人的淺見，我主張「修行與研究」的方法，就是將學術研究的成果（理論）實踐在生活中（實際體驗）。例如《阿含經》所載：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修不放逸，修安般念、四念處、六隨念、四不壞淨……兩者對這個時代來說是必須的。偏重任一方都是不理智的。若只重視學術研究者，時常會落入紙上談兵的深淵。例如資料的缺陷使得個人看法與事實不符合；只重視修行者，又往往會出現許多宗教天才、奇僧、怪士等。

我常聽到「人乘」、「人間佛教」、「人生佛教」、「人間淨土」、「佛法與生活」、「佛光人」、「慈濟人」等……口號。我想這些口號是慈悲心的象徵，是行一切善，斷一切惡的表現，但是這些偉大的菩薩們可曾真正想過，您們之所言所行可真是佛陀之本懷？假使有所覺悟，請考慮「修行與研究」的方法吧！



有相

◎吳老擇主講

◎編輯部整理

布施的功德

今天來此向大家介紹「有相布施的功德」

。大乘佛教言『無相布施』，如金剛經：「……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都是強調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的無住相布施，這是非常超然，而非一般人所能望及的勝境。而今以阿含經中對於布施所持的觀念介紹給大家作參考。

佛教經歷許多時代的演變，因此許多佛法的觀念也隨之改變。大乘經典所強調的無相布施，在布施時不能有分別心；然，真正的布施卻需有分別心。假使無分別心對於能布施者、所施之財物多少或用途、所施對象是誰皆無所分別，那可說近於「糊塗」了。布施錢財或受施錢財者可以無相無分別沒有關係，如果是施藥施醫那就要相當慎重了，如果對施藥施醫亦用無相無分別心態一定會遭到致人於死地的後果。

布施，印度語 *dāna*。漢譯為檀那。其本義為分配或給與。大乘經典所說無分別的布施，是注重法施無功德之功德，不可妄加批評。大乘經從布施給予形而上的理論化，故超越現實，而特別強調「空」的哲學，才有三輪體空之說。

不計較、不慳貪才能布施是事實，但對所布施之財物及接受布施之對方是誰都無所關心、無所分別、也無印象，這是形而上的哲學，而不合於事實之布施。

分配之意義不同於救濟。當我們幼小時期無自主之經濟能力，需仰賴父母分配、給與和養育；若不依靠父母的分配、給與，則無法生存亦無法受教育讀書等……所以此時的布施即是分配的意思。反之，當雙親年邁時，反哺年老的雙親，這在中國稱之謂「孝道」。印度與中國共同有此想法。所以分配，在人互相關係之生活上是相當重要；然，當父母將子女養育成，父母年老而把財產分配給子女，反過來，子女卻不給與父母日常之生活物資及零用錢等，自古以來是常有的事，故有人將所有財產，死守不放，亦有他的道理。

《漢譯南傳大藏經》〈相應部〉中有載：當時印度社會若父親尚有執管家業能力時，由父掌管一切，至老邁時營生事業則由兒子繼承。往往當轉讓給兒子經營後，認為父親是個舊包袱。經中述說：當長者年老將財產分配給兒子，兒子不知反哺之恩，使年老的父親無法生活，衣衫襤褸，流落街頭，消瘦憔悴的來到佛陀之前述說他的身世。

佛陀教導他，於月中，當大眾集會之布薩日，眾人雲集，手持拐杖在會眾中，大聲念言：

我素喜其生	我希其生長
彼等與妻謀	逐我如豚犬
雖非喜賢者	亦呼我為父
唯子夜叉形	捨棄我年老
如老衰弱馬	不予飲食物
我乃此子父	雖身為長者
但乞他家食	有此不孝子
不如我拐杖	可拂逐猛牛
亦可逐猛犬	暗中能導我
在於深溪時	並作定足基
依此拐杖力	倒而又得起

長者們聽聞後得知為誰之父親，長者之子愧對其父立即請他回家，換上衣服、供好食物，不再使他無家而流浪了。（《漢譯南傳大藏經》〈相應部〉一、二九九頁）

在中國社會裏這種情形亦是頻繁出現。當年老無營生技能時，卻仍控制所有財產，因害怕若將此分配給子女，當子女不再供養他時則無所依靠。因此，守執不放，家業衰退，子女亦無從伸展其青年才能。這亦使社會不能發展的原因。

舉個例說：我將前往新加坡的前二、三天，聽一位出家師父談起，他的一位好友，因土地漲價而發財，其財產皆自己辛苦賺來，故慳惜掌握。子女皆外出獨立營生，當他生病時卻無人照顧，因其家財萬貫，於是拜託醫生使用最好的藥，令他的病快點痊癒。其實並無大不了的病，而只是年邁體衰罷了！為了不使死後大批錢財流至他人手中，不惜花費大筆錢，以上等藥物治療他的病，無非是希望衰老的身體再度好轉，得以享受此難得的財物。一直執著貪愛他的財產，那麼他的病就一直無法好轉，因此，雖不甘願死，不久卻因老體回生乏術

，撒手而歸！死時依舊惦念著財產，這是多麼痛苦的啊！

慳貪與分配是相反的比例，貪者不施，古今皆然。但身外之物，放寬心腸才能幸福、受用，互相分配、互相照顧，這樣彼此才會幸福。因害怕財產分配給年青人以後，自己得不到應有的供給，等至死後再讓後代親屬為此而爭奪，這是家族的不幸。這種情形在台灣屢見不鮮，日本亦是如此。

所以佛經常提示我們，如何去理解外在一切事物，和自己在事物中的存在，勸導不要有慳貪執著，要作適當的分配才有幸福。

布施，巴利語稱 *dāna* *paramita* 漢譯為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是意譯，波羅蜜多是音譯。波羅蜜原義為最高的善行或最好的行善。大乘經典的註釋家把布施釋為能至解脫之彼岸，所以布施為六度之首。

這與阿含經相比較則有些誇張不符。阿含經中「布施」只能升天界，是修福而非修慧。「念施、念戒、念天」，只能升天，享天界之快樂。天界最高是無所有處天，還是在六道中。故唯布施不能得生死之解脫，不能超三界，

勿需將它視為至高，更無需一直強調財物布施的功德，佛教最重要的是比此更殊勝的法、慧施的功德。

不斷地強調財物的布施，會導致不良的後遺症，若在日本則聽聞不到提倡布施或布施功德的說法。社會有健全的制度對於生病、老衰、無經濟能力不能生存者，皆由政府補助、分配，保障其基本生活。經費之來源，由國民所得中抽稅。如此不需有布施、救濟，亦可說根本談不上布施或布施的功德。一切所需皆由公家政府供給，在此社會人人皆有生存的權利，無需掛慮施者與受者等問題，因此在日本不流行布施功德且亦無提倡者，故對慈善事業團體，亦要受政府的財務監督。

由於社會發展的動向不同，對此法門亦抱持不同的看法。在台灣非常重視布施功德，且認為布施有很大的善報，這是事實，但不能了生死亦是真實。於施者、施物、對象皆需抱持三輪體空的思想，不去計較、分別。因此有句俗語：「真布施，不怕假和尙。」無需辨認真、假對象，只要有心真布施即可！請諸位想想看，如此，果真能達到此境界嗎？

在台北我常說，只要花費五仟元即可購得海青、袈裟和鉢一個，剃髮變成和尙，站立於市場旁化緣，一日約可淨得五、六仟元，一月下來比高級公職人員收入還多。

曾經，有一婦人問我：當她布施予化緣法師時，法師法相莊嚴，然何以卸下袈裟後，去菜市場食牛肉麵？如此該不該供養？應不應該執著所施的對象為何？或是不理會、不計較才恰當？

我答：如此為盲目的布施。妳信心是善的，但盲目的布施使假修行的無賴漢得到生存。依原始佛教而言，需追根究底明查其人格的存在。若布施時必先明白其需求。因布施的真意是能給予對方帶來歡喜、改善生活、解決痛苦、憂惱；否則，容易帶來負面作用，真修行的不布施，根本不是修行的，你誠心供養，造成懈怠者的好生存，依賴他人的布施供養而生活。如此布施失去布施功德的真意義。

再者救濟，救其緊急之需，而非濟其一生的貧窮；僅是助一臂之力，而非永久的依賴。若觀念不正確，如同現今的台灣物質豐饒，生活富裕，有人認為只要有錢，一切問題就可解

決，以為出錢即是功德，就會導致不正常的社會狀態。

布施，南傳佛教認為對於所施的對象一定要有相當的認識，且清楚對方正當的需要，若無仔細的明察，只可說助紂為虐。例如：或有人曾向您述說，他的錢被偷，無錢買票回家，而祈求您的幫忙，若精明的您欲與他同去購車票時，可能他就逃之夭夭了！若人皆盲目地施捨給他，如此積蓄一天，可能神情奕奕，套上西裝，上酒家皆有可能。佛教徒若真如此不明白的布施，是否使一個人永遠墮落，無法重新以務正業！因此言布施應重視法的布施，切勿一味以錢財為能事。

「法施」不限於講經說法。另有其他種種的行為。

「競爭」，是現今人類的生活方式，士農工商行行皆如此，若無適應之能力，必遭社會之淘汰而無法生存。在日本的工商界，若經營不善，面臨倒閉時，有的自殺，有的家破人亡，因此有一種「相談」機構會教導、幫助真正的失敗者如何再生。這透過講解經營的理念，並以法律的保護和資助，以增加經營的信心，

使之扭轉危機，重新作起。此種精神上的支持，非是金錢上的救濟所能相比的，亦非金錢所能解決的。現今我們的佛教社會以為有錢去行布施、救濟就好了，這是有待反省的。如此說法並非對慈善家們潑冷水。因以金錢救濟只能救一時，善心人士倘若能提供社會各種職業訓練，使其有一技之長的謀生能力，不僅造福人群，亦減低犯罪率，就不需仰賴他人的救濟，甚至亦可轉而幫助他人。如此的做法，比錢財布施所賦予的意義還重要。

中國以前亦有此類似的故事：鄉下少年嚮往都市學一點謀生的技藝，賺錢回來孝養父母。途中遇到一位仙人，得悉少年的孝心，仙人問少年，你要到那裏去？少年說：我要去城裏學技藝賺錢孝敬父母。仙人說：你要多少錢，我的手指可以點石成金。少年想一想，若當我缺用時再找你，找不到了那怎麼辦？於是少年說要是您的手指給我，我要的時候，可隨點隨有。這就是俗語說：「技藝在手，不怕沒飯吃」的明證。錢能用完，技藝至死是用不完的。所以佛教說：「財施有盡，法施無窮」就是此道理。

只要有雙手，不怕沒錢用。當時我去日本留學，原由寺院提供獎學金，經一年後不再供應了。外國人身處資本主義的日本，沒錢是無法生存下去的。我雖無人供給，然沒有因此放棄學業，依自己的能力，嘗試訓練自己兼任何辛苦的工作，半工半讀完成文學、哲學科的博士課程。不因困難而屈服，依靠自己的能力，因此我認為有時社會的分配，善心人士的布施反養成人的惰性，所以理解布施的真正意義、正當用途，其布施的功德，才是無量無邊。

布施，需親自交於所需的對象，且需清楚對方的需求。如現今經由第三者集中募捐的機構，布施者往往不知他們布施給何人？如果你能親身至無依靠的老人院、殘障的愛護施設中心去布施，你自然會起同情心，會生起對人類的愛，這就是愛心的功德。親手供養有修行的大德聖僧，你就會生起感激的恭敬和信仰之心。

要布施者能真正發慈悲心，其功德才真正如恒河沙數不可限量，若沒有悲愍施捨，則施若須彌山亦沒有功德。如我坐計程車欲往演培長老之處，見計程車司機，他親手拿錢給養老

院，如此布施才有功德。因親見老弱殘障的老人，才會真正生起同情心，而歡喜自己的布施。

雜阿含688經明白的教導，若欲行布施時需仔細的思考，布施者的心態、了解所施的對象及所施物等，需思考再思考三思而行。例如：日本、台灣皆有孤兒院，現今的孤兒並非真正的孤兒，往往是父母離異，乏人照顧，而送去當孤兒。院方依此向社會募捐，然所募得的款額，是否真正地運用於兒童身上，這是個很大的問題？若與原意相違，真正需要者無法真實得到您的布施，而讓這些虛名的機構造作罪業，如此您的布施就沒有功德。

並且有人或外國人要來認養孤兒，把孤兒讓人認養而帶走，並付給院方一筆金錢，這在另一方面看則有問題。如此做我個人認為是件很不人道的做法。無依無靠的孤兒已經很可憐了，他無任何之判斷能力，以為在院方能得到安心的成長，卻又要轉讓給他人，再者孩子被認養後，院方是否曾做追蹤的責任？是否他們能使孩子得到真正的愛？或是付款領走後，就算完成一批交易，沒事了？這是人道問題。布

施者已經布施安頓兒童的生活，又將其轉給他人認養，如此做法是不對的。所以阿含經明白說道：布施時要有分別心、慈悲心、多多思考，使布施真能發揮幫助他人解決困難的效果。

我所強調的布施是需「有相」（有分別），不能「無相」（無分別）。此非我個人的知見，只是將佛陀的法義轉述出來而已！

布施有種種的方法，以下將介紹「四攝法」的布施行給大家參考：

布施非以錢為主：佛教所言最殊勝的是：愛語（鼓勵上進的語言）。鼓勵的善語，能使人去暗投明，所以出言需謹慎，方便善巧，應運得宜，即是法布施。善巧的愛語，具有鼓勵的作用，令人喜歡聽聞。例如：父母冀望子女讀書方能有所成就，但不懂得善巧，每天逼迫他們念書，而至使子女對讀書發生反抗、厭膩，如此管教只是一種反效果，愛他反而害他，因此需知其需求，而給予適當的輔導，才是正確。

再者夫婦的言行亦直接、間接的影響子女，當雙方意見相左，甚至吵鬧時，皆不能讓子女知曉或當其面的打罵，如此會傷害其幼小

心靈，認為家庭失和無溫暖而無所依靠離家出走，變成問題少年。此皆由家庭所給予他們的，因此在家庭中對子女的管教需以「愛語」，以鼓勵，而非命令；打罵不如給他愛語、柔言，使他接受教導，如此才能真正達到教養子女的責任。其他在人與人之間亦是如此。

攝他：主要的意義是增加他人的信心，以信心為首，才有前進的欲力，到達目的。所以最有利益的攝他即是鼓勵他人產生信心。佛教是七眾和合的大團體，團體中最重要的是「信心」。有信心才有推動力，無論遭遇任何的批評、困難、挫折時，若無堅固的信心，就無法完成。沒有信心，就沒有精進心；無精進心，則不可靠；不可靠就無法做事。因此我經常策勵自己應如拍球般，愈用力拍打時，球則愈跳愈高；當遭受愈多的打擊時，就愈挫愈勇；故一切的攝他即是鼓勵使之產生信心有自信。

利行：建立淨行。如說持戒，在家之戒如「不妄語」在社會上若真要實行可說相當困難。如經商者為了利益、拉攏生意……果真持守戒律不妄語的話，可能生意無法達成交易，故不得不妄語。於是產生有所謂「方便」妄語。

以法律用語——臨時條款。若常常藉用「方便」，易造成虛假，所以中國古代，把商人排為最下等的階級稱為士農工商。

在生活上若不善巧運用方便之妄語是很困難的。無論家庭、學校、社會、父母、教師、朋友等，爲了能生存適應周遭環境而使用方便妄語，那麼這個社會就變得虛假不可信而又危險。現今社會許多的教育方法就是如此，皆是培植大家如何懂得保護自己的安全，若不懂得保護，口出真實，那麼可能遭受攻擊無法在社會上生存。

不安語，在社會上實行很困難，至於如何解決困難、如何能使自己生存且不犯戒律，自有其合理化的軌則，待有機會再依經典爲大家解說。

同事：阿含經稱同利。有諸善知識（阿羅漢、四向四果的聖者）的引導，與他同事，才稱真正的同事。或由初果須陀洹者（證得對佛、法、僧、戒，成就清淨信者）爲友，讓我們產生堅固不拔的信志。因此阿含經中以「信」爲最高的出發，一切建立於「法」布施。

大乘佛教另立「無畏施」。阿含經中無有

此「無畏施」的名詞，然不犯罪則得「無畏」。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有「四無畏」。

真正能達到「無畏」需自己不去犯罪，犯罪即有恐懼。如臺灣犯罪者殺人後逃匿寺院後山，手戴念珠，猛念大悲咒，我認爲是沒有用的。其用意非是真心向佛求哀憐悔，而是懼怕被警察捕捉而處死刑。故犯罪者是恐懼有畏的。因此阿含經言「無畏」需自不犯罪才能真正無畏，若殺人後猛念大悲咒祈望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如此的信仰，菩薩會保佑他嗎？

因此佛教徒對於「法」的布施、物質方面的布施，應如何來真正的實行，這是我們應該好好了解和思考的！

更正啓事

本刊第6卷2、4月號

〈如何選擇宗教〉作者：釋振修應更正爲釋修振

〈聖典語言的初步考察〉作者：宗謙應更正爲性恩

在此向作者與讀者們致歉。

妙林編輯部啓



印尼

◎ 吳進生

波羅浮屠佛塔

紀行

趕赴一場

多年夢想中的

盛宴——

走遍世界各佛教聖地

以朝聖的心情

讓古佛的慈輝洗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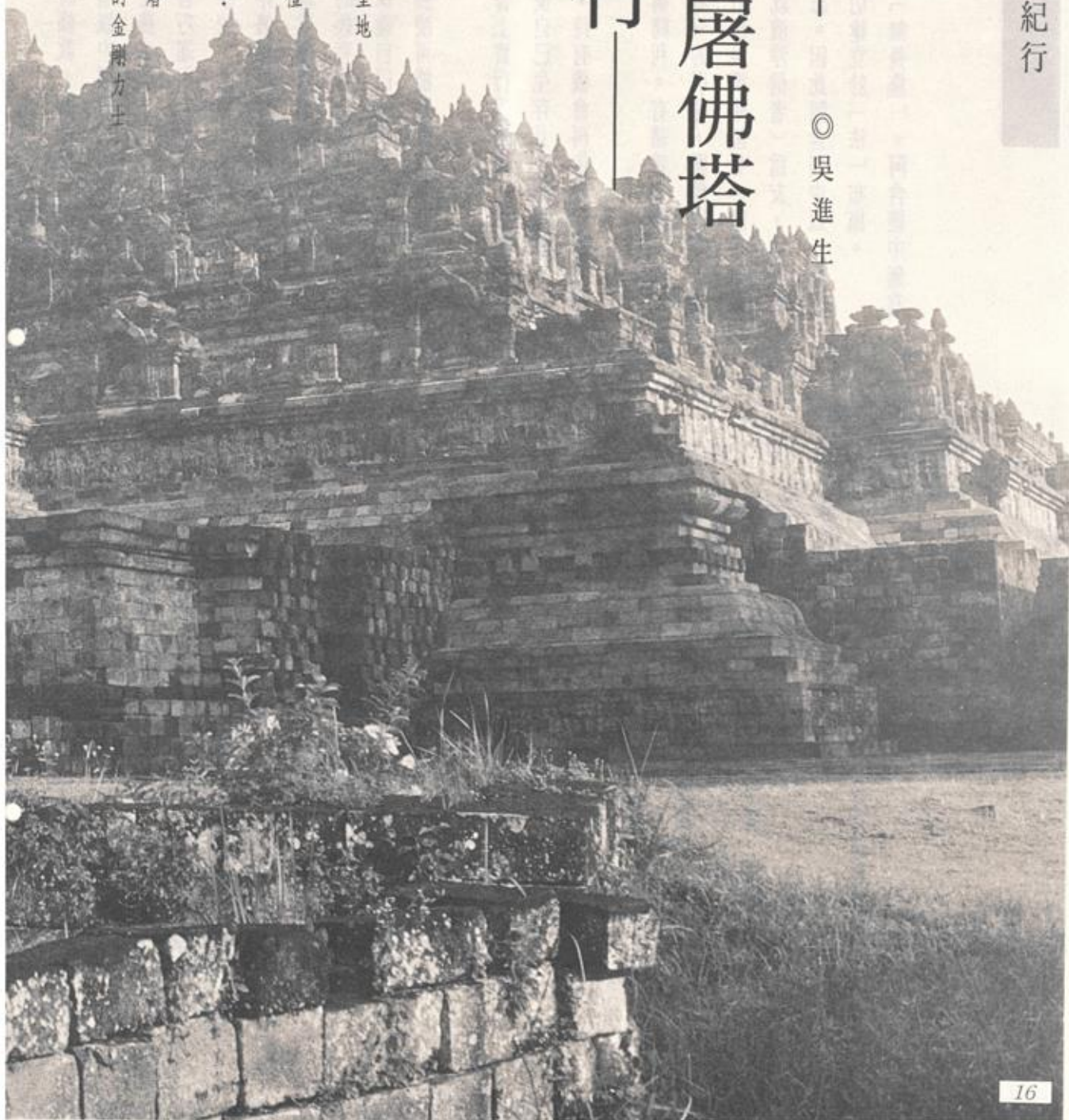
每次都是那麼的

激情難以抑制……

微曦中 波羅浮屠

就像屹立在山巔的金剛力士

睥睨人間



又像是一座高不可攀的
須彌山

那黑黝黝地無可動搖的城堡
果真有通往寂靜涅槃的
波羅蜜多否？

從無到有 從簡而繁

從一片燦爛到荒野死寂
雲來雲去 人來人往

流失過的繁華

只有塵土青苔可以見證

佛依然是佛

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雖然埋名在

叢草青苔下千餘年

今日祂浴火重生

必然又有千年的光采

祂看過潮來潮去

也必然會再看到人來人往

日惹有一座

波羅浮屠

就足以在世界揚名立萬

又何必有

千座萬座工廠



已經聯絡了清晨的小汽車，在天尚未亮的魚肚白之前，匆匆離開飯店，趕赴一場多年夢想中的盛宴，為瞻仰千年佛教遺蹟——波羅浮屠佛塔（Borobudur Temple），不遠千里的從高雄轉機台北，奔赴新加坡，落腳雅加達，再搭其國內線到日惹。

有教育城市之稱的日惹市也是文化古都，位於中爪哇島的中部。清晨的空氣因昨夜一場驟雨而清新沁心涼，我打開車窗，讓赤道熱帶國家難得的涼風洗滌我的倦容。陪同我前往佛塔的是旅行社的當地負責人，會講華語，只是對於佛教文化並不熟悉。沿途一方面開車，也一方面為我介紹了古都日惹，時間就在閒聊中過去，聖地就將展現在眼前。走遍世界各佛教聖地，用朝聖的心情讓古佛的慈輝洗禮，每一次都是那麼的激情難以抑制……

波羅浮屠原本並未列入在我「世界佛窟之旅」的行程中，南傳佛教——海上絲綢之路，原本只參訪了斯里蘭卡的旦普拉佛窟。波羅浮屠嚴格的說，它並非佛窟，只能算是佛塔（stupa），但是它又是那麼的龐大雄偉，又有異於一般的佛塔，因此應稱之為塔廟（Temple）或

當地人所謂（Candi）比較切確。

被列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波羅浮屠，在微曦中，就像屹立在山頭上的金剛力士睥睨人間，又像是一座高不可攀的須彌山；它是屬於佛的淨土，不似人間的產物，那黑黝黝地無可動搖的城堡，果真有通往寂靜涅槃的波羅蜜多否？

「無常」是宇宙萬法不變的定律，無常推動著時間的運行，生、老、病、死，成、住、壞、空，永遠無止息也無始無終。山頭上的莊嚴淨土、雄偉塔廟，必然有其梵唄縈繞、香火鼎盛的盛況，但也必然面對「無常」的摧毀。從無到有，從簡到繁，從一片燦爛到荒野死寂，雲來雲去，人來人往，流失過的繁華，只有塵土青苔可以見證！佛還是佛，法依然是法，只是不同的人從山頭踩著不同的足跡，唉！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佛法不會消失，只是隱埋在人們暫時的失去信仰之後，千年在人們算是漫長的計算吧！對於佛，也許只是彈指之間！

十九世紀初（1811～1815），一位英國的總督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對於那堆癱瘓

在一整山長滿青苔灌木的火山黑石的古物非常有興趣，他派遣了軍隊去偵察，一座曠世鉅作終於再次甦醒，慢慢地揭開了層層神祕地面紗。

時值荷蘭人殖民時代，偉大佛像的出土成為政治人物餽贈的絕佳禮物。一八九六年，荷屬東印度公司運走了八車的精彩彫刻，送去給暹羅的曲拉蘭昆王（King Chulalongkorn），目前尚保留在泰國。

幸虧一位荷蘭工程師 Van Erp 先生的優勤，在1907~1911年之間，他不辭辛苦和財力物力，將倒塌的石塊，一一拼裝，波羅浮屠初步展現其迷人的風采！

可是煙土窯式的拼裝，依然抵不過大自然的破壞力，從塵土灰燼中出土的人類重大文明遺蹟，仍然再次遭受喪失的危機。印尼政府雖然有意去整頓，可是內部的政爭使其無能為力。

1967年，第十七屆東方國際代表大會在美國舉行，印尼的 Dr. Sukmono 博士以一篇「關於一篇波羅浮屠的新見解」，讓全體與會人士訝異。他們鼓勵向聯合國教育社會文化組織求

援。一九七三年，聯合國撥款並集聚了當世精英，專家們應用了最新的科技，清洗、重組、加強結構，希望將塔廟延壽千年。一座人類偉大的文明結晶，終於浴火重生，再次展現在世人的驚異讚歎的眼光中。

同時間被修護的尚有宏偉壯觀的印度教塔廟 Prambanan，展現了另一種不同形式的建築風格。

面對高四十二公尺，寬一百二十三公尺見方，用不少於五萬五千平方公尺才積的火山石塊建造的龐大塔廟，學者專家們開始對它的歷史考證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沃野千里中的大石城，苦海眾生中的大明燈，它是怎麼來到這熱帶海島國呢？難道就像中國杭州飛來峰，任由一些靈隱寺的神祕傳說，說是印度靈鷲山飛來就可以堵塞得了？

且去翻閱歷史，撥開一些神祕的雲霧吧！

印尼位於北緯十度與南緯十一度之間的赤道附近，溫度高、雨量大、風力小、溫差大。總面積為一九〇四三四五平方公里，東西延長五千公里、南北散佈二千公里，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亞洲大陸與澳洲大陸之間的群島，有

人煙所至，約有七千餘大小島嶼。

除了原住民散居在各熱帶雨林島，約在西元二千年前，從亞洲逐漸移入了新種族，將原住民趕入更深山澤國中，人類學家稱為「原始馬來人」；到了西元前三百年陸續移入了印度移民，並帶來了新的文化，人類學家稱之為「續來的馬來人」以為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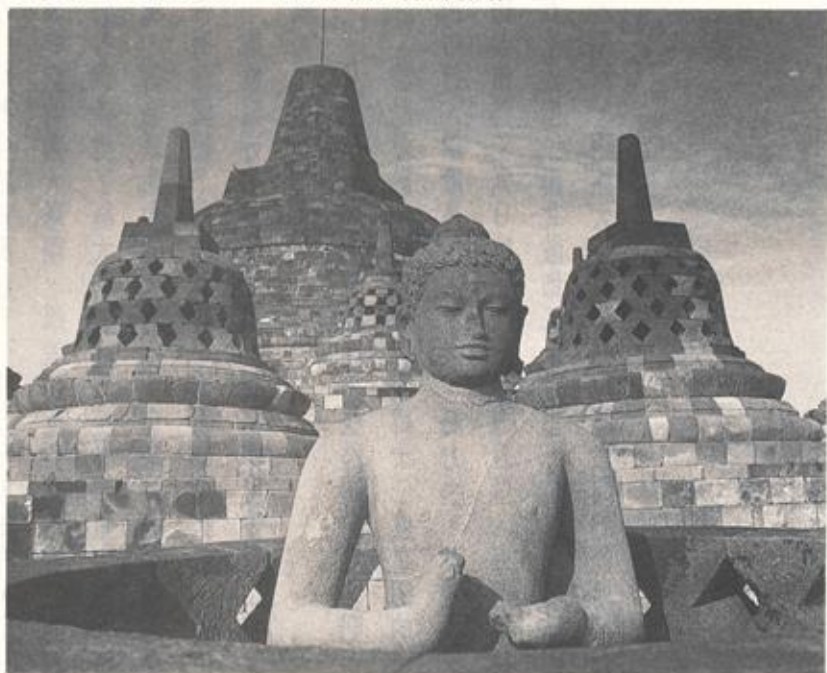
西元五世紀，在印尼諸島更有許多的國家，諸如：加里曼丹（婆羅州）東部的古帝（Kutei），爪哇西部的多羅磨（Taruma），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Sriwijaya）也就是後來中國史稱的三佛齊。

室利佛逝以淳淋邦（Palembang舊港或稱巨港）為中心，控制了麻六甲海峽的貿易海路，並拼吞了附近地區，成為當時第一個龐大的海島帝國。其勢力一直延續到十四世紀。

由於受印度移民以及諸多經濟與政治因素，群島一直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種姓制度、印度教、與佛教也都在此生根。

西元四一四年，中國留學僧法顯出印度、經錫蘭，曾經此地。他在「歷遊天竺記傳」中說：「乃到一國，名耶婆提（爪哇），其國外

◎從第三層看第四層，代表了無色界的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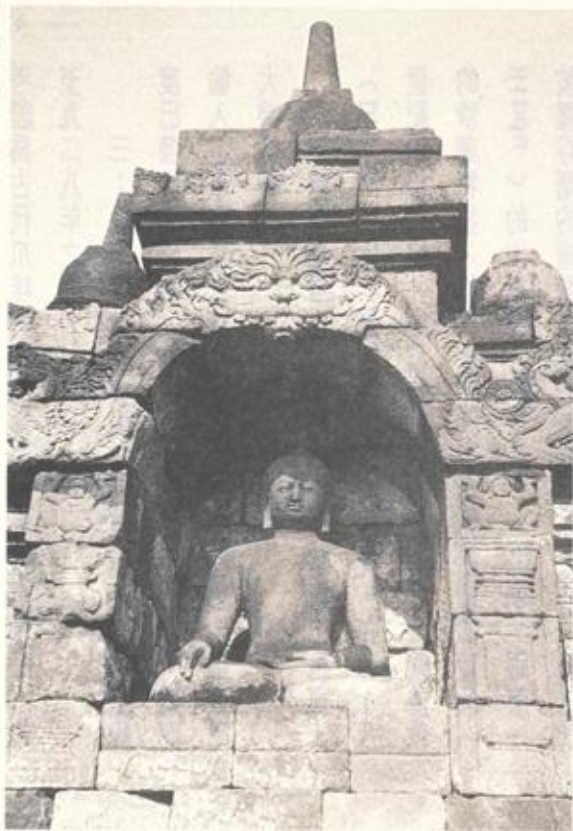
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法顯所見只有印度本土信仰的婆羅門教徒，停此國五月後離去。

佛法的來到，可能與高僧求那跋摩（Gunavarman）有關，他原是喀什米爾的皇族，出家弘法，至爪哇島，深得國王喜愛。高僧落腳此地，弘法譯經，至西元四三一年才抵廣州。

歷史上也記載，在那爛陀寺的長老教授達

磨普羅（Dharmapala）也來蘇門答臘弘法，將當時大乘佛教在此宣揚。

西元六七一年，唐僧義淨的天竺行中，曾落腳此地，初停六個月，習梵文（大乘佛教的文體），後來到那爛陀學習之後，再返室利佛逝，用四年時間將梵文經典翻譯中文。六八九年返廣州帶回來四名助手協助譯經工作，直到六九五年才返國。他在「南海寄歸內法傳」言及：「南海諸洲十餘國中，皆信上座佛教，唯末羅遊（Malayu指巨港）少有大乘。」



◎色界裡有佛塔以及五方佛，以手印表示不同的佛。

約在西元七五〇—八五〇年間，爪哇的沙蓮特拉王（Sailendra King）從中爪哇遷都蘇門答臘南方，大乘佛教在中爪哇失勢，婆羅門教（Hindu 興都教）抬頭。從許多出土的碑文顯示，當時爪哇另有信仰濕婆教（Siva. 印度教主神）的山查雅王朝存在（Samjaya Dynasty）。兩大勢力及信仰並存。

沙蓮特拉王崇信大乘佛法，並歸依金剛上師 Bhairawa，興建許多陵廟寺院 Candi Mendut、Kalasan、Sari 等。國王興建寺廟取名「詹地」（Candi），是具有祖陵的特殊意義，也許該佛教塔廟也具有存放先祖骨灰的紀念性質！因此印尼人說，禮拜塔廟，若是順時鐘繞行，是禮佛；若是逆時鐘則是祭祖。研究印尼佛塔，不得不注意！

再來看學者們對波羅浮屠的考證：

一：依建築形式與雕刻藝術，是屬於中爪哇式樣，和目前已有碑文考證出來的卡拉聖（Kalasan）、沙里（Sari）、普拉奧聖（Plaosan）等塔廟相似，上述建築年代在七七八至七八二一年之間。

二：在波羅浮屠塔腳下埋葬著浮彫文字，

考證為古代爪哇文，約被使用於西元七三二年至九二八年之間。

三：從印度佛教史的演進而言，七世紀印度已發展完備的大乘佛教（Mahayana），進而輸入了爪哇島，波羅浮屠的設計理念，正合乎大乘精神。

根據印尼考古學部門的戴、喀斯巴里博士（Dr. J.G.de Casparis）的研究，在七—八世紀的年代裡，中爪哇有分屬於信仰大乘佛教的沙蓮特拉（Sailendra）王朝及信仰印度教（Hindu）的山查雅（Sanjaya）王朝。那麼，波羅浮屠的建造者就顯而易見了！有一塊古代遺留下來的石碑銘文有記述，沙蓮特拉王的一位女兒嫁到山查雅王室，在八三二年的碑文記述了她以稻田奉獻為波羅浮屠的維護費，顯然塔廟在當時已經矗立在青翠山嶺上。

波羅浮屠的建造是當時最崇高的佛教神聖的紀念物，象徵著佛陀的精神永在。在每年五月的月圓日（農曆十五日），在此舉行「衛塞節」的慶祝活動。「衛塞節」是南洋國家慶祝佛陀誕生、成道、涅槃綜合性大節日。

從修復完成的波羅浮屠去觀照原先設計者

的巧思，必然是一件相當有趣的推理。

沙蓮特拉王崇信大乘佛教，尤其歸依了密教的金剛上師。密教的壇城畫是融合了佛教的時空觀、宇宙觀，在方形圓形的幾何圖案上，巧妙的嵌入諸佛菩薩的代表、淨土的世界、護持的法門，簡單的圖形中，有許多抽象的深奧意義存在。更有一些寺院建築就是依此幾何構圖來建造的，比如西藏的桑鸞寺就是依佛教的世界觀所興建，正中央為須彌山，東南西北四座佛塔代表了四大天王，四大部洲圍繞在外，最外圈則為環形的圍牆代表了世界的盡頭。

◎象徵欲界的巷道二壁，雕刻著許多因果善惡，以及佛傳本生談的浮雕。



波羅浮屠是建造在一座獨立錐形的山頂上，設計者巧妙的保留了山頭尖聳的部份，以當作爲塔廟的實心內部。這是波羅浮屠與一般佛塔不同的地方，一般佛塔的內部供奉有佛像或佛舍利。

塔身的底座是四方形，上面爲圓形，高度四十二公尺，寬度一二三公尺。

四方形底座有四條走道可直通塔頂，這也是波羅浮屠與其他佛塔不同之處，一般佛塔只有單面進出或是東、西縱走，沒有四方走道。

四方形代表了東、南、西、北四個方位。方位在佛教裏是有特殊意義，尤其是密教。

若以佛教的宇宙觀而言：東方代表了弗婆提洲，南方代表了閻浮提洲，西方代表了瞿耶尼洲，北方代表了鬱單越洲。中央高聳的塔身就是須彌山（妙高山）。

從四個方向各有四條登塔石階，明顯的可以看出波羅浮屠的立面設計，總共規劃爲十層。第一、二層是一個單位，三、四、五、六是一個單位，七、八、九、十是一個單位。分別象徵了佛教的三界。

第一個單位二層，代表了「欲界」的六道

、六欲天。六道是天道、人道、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六欲天是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天。六道是我們凡夫的有情世界。六欲天是保留了情、色、食、淫的神仙世界。他們都有共同的特色——追求現生利益的欲望。波羅浮屠在欲界以佛教的諸多因果故事爲主題，表現了善人得福，作惡下地獄的浮屠故事。

第二單位共四層，象徵了「色界」，共有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色界是離欲者，但有清淨色也！這一個單元的設計是每個四周巷道內壁，彫刻著佛陀本生譚的慈悲喜捨偉大的傳說故事，以及佛陀從兜率天說法、觀緣下生、在人間苦修、降魔、成道、度眾、涅槃的完整故事。每個方向的浮屠壁面上，又分別開龕雕刻著佛陀聖像，分別有降魔印、與願印、施無畏印、說法印、法界定印的所謂如來五印。

登塔階級到了第三單位就結束。設立的最上面的是四層圓形階層，象徵了「無色界」，無色界有四天，即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無色界也就是

心識無色質也，所以這一個單元裡並沒有人天浮屠，只是象徵著佛陀偉行的紀念物——佛塔來代表修行的果位。依序有三十二座、二十四座、十六座及代表了涅槃（真如）的最高境界的大佛塔在波羅浮屠的頂峰上。

表面上，所有的佛塔因為象徵無色的精神世界而雕刻簡樸，設計者又巧妙的將小佛塔用陵角形開了小洞，隱約中可以看到內部彫刻精美的佛像，真是匠心獨具。因為據說若是用手能摸一摸佛像，將帶來好運，所以遊客們會不辭辛苦，努力登塔，冀求佛祖加持！

在最高層大塔，並沒有進出口，據說內部原先存放有一尊小金佛，在西元一八四九年拆除時候被當地州長拿走了，在裡面另外放了一尊彫刻不完整的如來像。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那位修復的荷蘭工程師取下了該影像，目前保存在博物館，稱之為「未完成的佛像」。原本在大塔尖有三層傘蓋，因為閃電打擊損毀。大塔的直徑有九點九公尺，算是龐然大物。

波羅浮屠採取四方中心圓的壇城式設計，也具備了方位的獨特意義；登塔者必須從東方

上去，在每一階的巷道裡，順時鐘來瞻仰浮屠的故事內容，如此可以清晰明瞭有序有循。在大乘佛教裡，佛遍滿整個宇宙，一沙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十方有佛，千佛萬佛比比皆是。

大乘佛教中，東方是阿閼佛、西方是阿彌陀佛、南方是寶生佛、北方是不空成就佛（釋迦佛），正中央是毘盧遮那佛（大日如來）。因此在波羅浮屠的立體如來雕像中，共使用了五種不同的手印，以分別象徵五方佛。

波羅浮屠既然採用了大乘佛教的時空觀，從最低階的六道、到最高階的如來果位，那麼它使用了十層彫刻就更為有意義了，因為從下而上登梯，十層分別代表了大乘佛教徒修行的位階；依華嚴經之論，則可分十地，號稱十地菩薩或十地寄乘。

一地菩薩——歡喜地寄人乘。

二地菩薩——離垢地寄欲界天乘。

三地菩薩——發光地寄色界無色界天乘。

四地菩薩——焰慧地寄須陀洹乘（羅漢初果）。

五地菩薩——難勝地寄阿羅漢乘。

六地菩薩——現前地寄緣覺乘。

七地菩薩——遠行地寄菩薩乘。

八地菩薩——不動地寄顯一乘（佛乘）。

九地菩薩——善慧地寄顯一乘。

十地菩薩——法雲地寄顯一乘。

波羅浮屠在七、八世紀間引入印度大乘佛法而設計，在造型上已受爪哇形式的影響。浮雕的故事取材來自佛典記述，但是人物面貌衣飾、生活器物、車輛船舶顯然已有屬於自己的造型取向。

◎佛塔入口階級，皆雕刻有摩竭魚、象鼻、魚身，很像是中國傳說中的神魚一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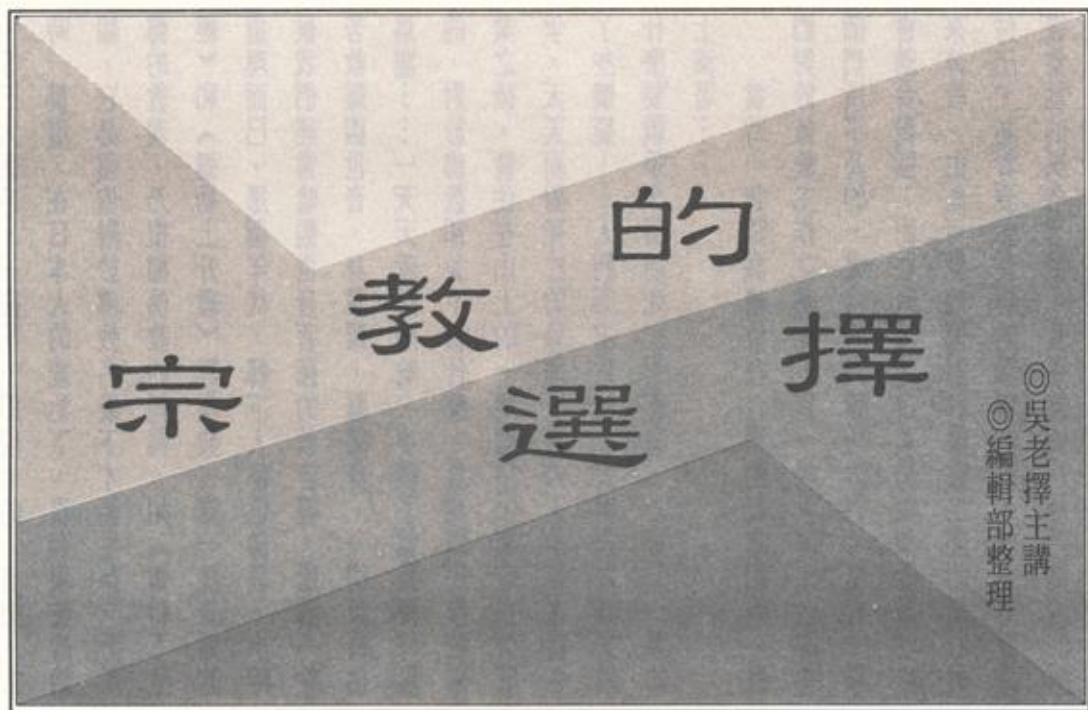


獨立佛像坐姿挺直，衣服單薄，貼身無衣褶。佛身圓滿有三角腰身，雙眼微視，嘴角含笑，螺貝形捲髮，高聳的鼻樑，在爪哇人雕鑿出對佛的觀照理念中，又透露出中印度鹿野苑佛像的深遠影響！

印尼人們的信仰大都已屬於回教，從清晨到夜晚，都可以聽聞到從喇叭播放出來的誦唸可蘭經文。但是在中爪哇的波羅浮屠，又讓人不禁憶及千餘年前佛法的盛況！巨大的佛塔工程必然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權支撐，這個王國也必然是全民共同信仰的和樂安寧幸福的環境中才能完成。我從大塔下來已日過三竿，大批的觀光客蜂湧而至，陪同我的導遊語重心長的說：「除了這個佛塔，我們日惹還有什麼可以看的？」但是我心裡想，佛陀曾經駐足此地，庇護蒼生，雖然埋名在叢草青苔下千餘年，今日祂浴火重生，必然又有千年的光采，祂看過潮來潮去，也必然會再看到人來人往，日惹有一座波羅浮屠就足以在世界揚名立萬，又何必有千座萬座工廠？



◎印尼爪哇舞蹈，舉手投足之間可以看出明顯的印度文化的影響



新加坡之行，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這節本來是修振法師的課，承蒙法師慈悲，讓給我這個機會。

有關學佛的問題，曾經在佛教學會與諸位介紹過。因為佛教的歷史久遠，歷經時代的變遷，流傳到各地自然起了很大的變化。且不論印度本土之佛教，單就中國來說，佛教傳入至今，其間的變化也頗為驚人，然而，在諸多的變化中，我們要如何揀擇？如何擷取？那一些才能使我們受用呢？假使不得受用，反而引生出種種宗教的副作用（即病態之謂），豈不枉費我們的精力和時間。

今晚這堂課，本想與大家談論些具體的道理，由於我剛來不久，不了解在座諸位的學佛程度，在此情況之下，談點我個人對宗教的看法，不引經據典，而是依我自己曾經碰到的事情來跟大家談一談，或許更合適些。

記得十三歲開始，跟隨家母一起學佛。所謂「齋友」——吃素也。大家一致認為吃素的功德很大，台灣話叫做「吃菜」。當時日據時代，日本人統治台灣，對佛教稱之為「齋教」。「齋教」包括「仙天」、「龍華」和「金童

「等三大派系。「龍華」即現今的一貫道。當時一貫道，在日本人的統治下，沒有現在的活躍，它必須依附於佛教名義下才能生存，而所傳的教理，乃根據佛教的經典，如《彌勒下生經》和《彌勒上升經》等經典，講一些普通的道理而已。那個年代，鄉下人都信佛教，小時候我們經常唸觀世音菩薩的救苦經，所謂「救苦救難觀世音，身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天天就這麼唸，小孩子認為蠻好玩的，對於佛教卻並不懂什麼。直到國民學校畢業之後，暫住在山上的一間廟宇，那時正值戰爭，天天面對死亡的恐懼，對於人的存在產生了些懷疑——人們所求為何？人與人之間又為什麼要戰爭？眼前死亡的悲劇，一幕又一幕的上演著……。

當時，我認識幾位在台灣的日本和尚，他們對於傳教工作之熱忱，是一些大陸來台法師們所不及的。來台的大陸法師們，沒有一位會講台灣話，而在台灣的日本和尚卻能以台語來傳教，由此可見他們對於傳教工作的熱心與付出。其實要想在新的環境傳教，首先得要認識當地的風俗習慣，且應該使用他們慣用的語

言（方言），如此才能使人信服，面對日本人的傳教精神，確實令人感動不已。當那幾位日本法師返回日本之後，有一些大陸的法師相繼來台。那時，我也為自己選擇了一條路——學習漢字（日據時代所讀皆日文），於是慢慢地了解中國文化。曾經，在寺廟我也當過小和尚，當時年紀小，對於趕經懺、誦經賺錢之事，認為非常不好。而和尚們搭著袈裟，敲打法器，為亡者誦經；正如同道士身穿龍袍，頭戴帽子超度亡靈是一樣的。心頭的疑問重重升起，到底我們能將往者度往何方呢？請和尚誦經，是要度亡者往西方；由道士們做法則是要亡魂升天；然而悲痛的喪主，尤其不知所措，他們又能將亡者度向何處呢？結果使之墮落，變成冤魂無處可去。況且為亡者誦經的出家人，卻經常被誤以為是道士，既然如此，在我稚幼的心靈裏，認不清自己是道士，或是和尚。一般來說，鄉下孩子都比較憨直，十七歲那年，我在台南竹溪寺做工，生活相當困頓，寺院沒有靠信徒供養，以耕種維生。直到二十三歲，常住的經濟稍為好轉，足以供給六十餘人的生計，當然也還是天天要趕經懺，而趕經懺也是我

最反對的一件事。經常我會思考、會追問佛教的生活方式，難道除了趕經懺，就沒有其它的方式了嗎？其實經懺始於梁武帝。再者，經懺乃中國儒家孝道思想與佛教之結合，於是超度、懺悔、拜梁皇寶懺等佛事興起，最後演變成「趕經懺」的歷史。面對佛教如此這般的情景，使得年紀輕輕的我，對於經懺相當的反感，佛教難道只是這樣敲敲打打嗎？為此，我與師父間起了很大的爭執，最後離開了竹溪寺，到演培法師那裏就讀佛學院。

唸佛學院時，經常有機會讀到日本人的經典和雜誌，對於他們的思考方式，研究學問的態度，以及所採用的資料等等……，與佛學院有所不同。僅憑著年輕人求知慾望的驅使，我離開了台灣，前往日本。當然，想在日本讀書，首先是語言的問題，其次金錢也很重要。當時，對於日語稍有點基礎，卻沒有足夠的錢。向來我喜歡看書，喜歡思考，身上所有的錢也都因買書而沒有積蓄。基於我在寺院的一點小成就，常住師父獲悉我要去日本之時，成立了一個學會。在日本的頭一年，承蒙他們給予我經濟上的資助。之後，卻又改變了初衷，從此

就不再寄錢給我了。那段日子，靠著一股不退縮的毅力，自我訓練，同時以半工半讀的方式讀完博士的課程，且留在日本教書。

說到教書，在日本也有許多派系，你必須運用一些善巧方便，與某些人搭配才行得通。向來我的個性不喜歡搞派系，我認為凡事得靠自己的能力，秉持這樣的態度，我在大學教了九年書。以後，離開教職，開了間藥房，專營西藥和漢藥。生意上門，彼此聊聊天，客人買藥，而我又可以生活。回想這段日子，每每利用沒有顧客的零星空檔，讀經看書，幾年下來，確實看了不少書。如今，年紀漸漸大了，家庭負擔減輕，孩子們也都能夠獨立自主了。當此之時，元亨寺的菩妙老和尚（我們是同門師兄弟），對我說：你讀了這麼多書，回來為佛教服務，現在應該是時候了！所以在七、八年前回來台灣，辦學、譯經……。現在元亨寺辦的夜間佛學班，各年齡層的學生共計近一千五百位。最初我也曾在那兒教書，後來因為事務繁忙而沒能繼續。現在，正是台灣的農曆新年，我應修振法師的邀請，趁機來新加坡休息，休息。晚上只安排二小時的課，白天可以讓頭

腦輕鬆，輕鬆——

再談佛教在新加坡。各位所接觸的，依舊是中國的佛教。印度的佛教傳到中國，是在佛陀滅度之後的五百餘年，而大乘佛教的興起，則是佛滅度後近七百年的盛事。一直到佛陀滅度以後的七、八百年間，佛教的經典開始翻譯到中國來，且最初是以大乘經典為主，漸漸的才有一些阿含經的翻譯本（北傳的四阿含）。只可惜當時沒有人能了解其中的含義。關於佛經的傳入，中國人要如何來理解印度本土的文化，這個關鍵是相當重要的。為什麼呢？若以中國傳統孔孟、老莊的思想來理解印度的文化，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當時佛教在中國（相當於漢朝年間）起不了大作用。到了晉朝，經典翻譯越來越多，於此經典普遍流傳的情況之下，人們往往會套入中國人的思想方式，中國人的文化背景來解釋經典。舉例來說「空」是什麼？「空」這個字眼來自印度，在中國是沒有的。因此人們絞盡腦汁，想來想去，自以為「空」相當於道家的「無為或無的」思想，於是就以「無為」來詮釋「空」義。隨後又將五戒配合孔子的仁義禮智信，來解釋殺盜淫妄的道

理。這種穿鑿附會的方式，我個人是相當反對的。再者，孔子是一位政治家，而非宗教家。他所講的道理，多少涉及政治的層面，硬要附和在佛教的思想中，以中國人的思考方式來理解佛教，如此，必然會形成中國式的佛教。以往我們稱這樣的佛教謂之「格義」的佛教。

佛教歷經時代不斷的演變和轉換，到了五胡亂華的年代，中國北方的民族入侵中原。當時一位很有名的大師——佛圖澄的出現，深受北方石虎父子們的信賴。佛圖澄所傳的雖非是密教，卻也可稱他是民間宗教的咒術家，具有相當高明的咒法。例如：用麻油擦擦他的手，就可以遙見幾千里之外的事情；當著盛滿茶水的杯子，唸唸有詞，杯中也會因此生出蓮花來。諸如此類的神通變化，真可說不勝枚舉，也因此而度化了很多中國人。當然，我們中國人本身也自有一套，如漢朝的張道陵，他具有抓草成龍的本領，草繩在手，一番唸唸有詞之後，草繩就變成會飛的龍；將紙隨意的剪一剪，吹散後，則又會變成飛鳥。這類的魔術家們，的確非常的厲害。所謂「咒」(mantra)，有人翻譯為「靈明」，也有譯成「魔術」的。

在當時密教尚未發展，這種與民間信仰有關的咒術，我給它一個名稱謂之「雜密」。久遠久遠之前，我們的祖先對於畫符、唸咒就已經相當有基礎了；而雜密傳到中國，很快地能與道教混合在一起，也是很自然的事。目前台灣很多的密教，也都摻雜了一些道教的理念色彩，即所謂的「禪密雙修」。佛教傳入中國，最初人們對於佛教之教義，修行的方法，以及佛教對人生真實的利益等，種種這些正面的價值似乎很難傳揚開來，所吸取到的僅只是一些有關雜密的符咒之術。當然，真正的佛教畢竟不是這樣的。慢慢的演變，細細的追究，終於造就了中國第一位出家人——朱士行。所以要度化中國人，確信大乘佛教，必須要了解中國佛教的歷史流變。所謂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說真也是假，說假亦不失其真，如此揉和、形成一套屬於中國佛教式的概念。

那麼，對於佛教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方法和態度來理解和奉行呢？且以第一位中國的出家人——朱士行為例，當他面對中國佛教，諸多懷疑禁不住生起之時，他決心親自體會，了解佛陀之本懷，到底真正的印度佛教又是如何呢？

？於是他遠走他鄉，不幸的在龜茲（現今的新疆），因無法通過沙漠，就在尚未抵達印度的中途，客死在異鄉，再也沒能回來。此外，法顯、義淨等人的陸續前往。其中以唐朝的玄奘法師最為人稱道，玄奘大師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留學生。當年，他曾到達印度的那爛陀寺，並攜帶回來大量的經典，所以唐朝所翻譯的經典，不但量多且範圍也廣。當時距離世尊滅度近一千多年了，而佛教的發展也漸漸趨向密教的形式。什麼是「密教」呢？其實密教是婆羅門教和印度民間宗教的混合。在這種情況之下，佛教慢慢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任何一種宗教，當它的存在價值低落之後，就面臨被其他宗教吸收的命運。唯有追究佛陀的本懷，了解世尊證悟後四十五年所傳之法的根本精神，如此才能真正得到佛教的利益。否則，充其量也不過是一些融合了中國之倫理道德，和傳統的善惡觀念，所形成的中國式之佛教，而錯失了佛法的真實義。

我是台灣人，台灣也是中國人的一個系統。中國人的自然哲學思想，對於善惡的判斷，若以佛教的善惡因果觀點來比對，這種善惡之

判斷是沒有因，也沒有果的。我們可從這個方向來思考中國人的善惡觀念。甚且中國人崇尚以易經之陰陽變化，闡釋宇宙萬物的一切現象。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外，老子以「無」為道，亦即宇宙本體的「無」，顯現於萬物之內，「有」生於「無」，有形之形象，產生自無形的本體。於是宇宙間的一切，以混沌初開，萬象萬物依無而生，這也就是中國出產的「一元論」。了解這些，再慢慢地體會佛教和傳統的中國文化，彼此之間是如何交流往來的。目前我們所做的這些研究，是極度不受人歡迎的，或許有人認為，咱們吃飽飯沒事幹。佛教本來都沒有問題經過你們的分析、研究之後，分別指出這些是屬於中國的，而那些是印度的；或認為這個對，而那個是不對的。如此一來，引起有些人的不滿意。當然，這些都無傷大雅，凡事做得令他人歡喜，則未必就是好事。所謂「忠言逆耳」，大凡誠懇正直的諫言，通常都是比較刺耳而不太好聽的。然而，關於「良藥苦口」的觀念，依我經營藥局的經驗，就不見得苦藥皆有效。諸如這類的問題

，我們應該善思念之，謹慎分辨呀！至於善惡的觀念，中國人認為善如同太陽般，早上從東方升起，晚上往西方落下去。當然，西沉的夕陽並不因此而消失，一夜之隔，我們又再見旭日東昇，這是屬於自然的循環律。依此類推，寒冷的冬天，酷暑的夏日。冷，冷至極點會漸漸轉暖變熱；熱到極限也會慢慢由涼而轉冷。猶似月亮，圓至極點，就慢慢會呈現月缺的現象。所以善至終極，會慢慢變成惡的；同樣的，惡至極點，也會漸漸趨向於善。善惡的觀念就是這樣的循環，於是世間就沒有所謂的善惡，一切都是遵循著自然的定律。諸如此類的想法，是值得吾人深思熟慮的。

再就佛教的不殺生戒來說，所謂的「不殺生」，上至諸佛聖人，下至蜎飛蠕動，但有命者，不得自殺、故殺、教他殺、見殺隨喜……「殺」戒在佛教裏是很嚴格地被禁止的，但是大乘佛教卻有「殺一救多」的觀念。此外關帝爺以其青龍刀，殺人如斬草，雖然殺人無數，反被後人視同英雄般膜拜敬仰。為什麼呢！難道殺一人罪不可赦；殺百人反成英雄人物？若以這種思想套進佛教裏，佛教遲早會被整垮。

照這樣的演變發展，我相信佛教在中國，慢慢會流於一種形式，而佛教的真實義又如何能夠彰顯呢？《南傳大藏經》〈相應部〉第五一聚落主相應，第三戰士篇如是記載：「一位身經百戰的勇士，請示世尊問道：『我是英勇好戰的將軍，殺人無數，死後會轉生到俱舍樂天，恒享天福嗎？』佛陀一度默然，拒絕回答。經不住將軍再三的追問，如是說道：『凡是好戰殺人者，死後墮落畜生道，這是必然的道理。』好一位勇士！你既然違反人性，濫殺無辜，生壞命終必墮落惡道。所謂因果絲毫不爽，決不會因為你於戰鬥中殺人百千，命終之後就可以往生俱舍樂天，常享天福的呀！』雖然印度的民間神話或婆羅教，都一致認為勇武好戰之士，生前雖然愛殺好鬥，死後變成戰鬥之神，被塑造英雄般的形象受人崇拜。

佛陀他不講感情，也不會因為你是將軍而善巧方便。殺人者必墮落惡道，這是因果循環的道理。佛教是慈悲的宗教，佛陀不喜歡你爭我奪。任何發動戰爭，侵略他人，濫殺群生者，必然會遭到他人的報復行動，如此你來我往，天下豈有太平安寧之日。凡「殺」皆違反人

性，不論任何的宗教，任何一個政治家，只要涉及殺之行爲就是錯誤的。然而，現實社會卻有很多殺人者，受人崇拜的例子存在。所以我主張佛教不要樹立護法神，難道釋迦牟尼佛如此大慈大悲的覺者，還需要手持青龍刀，或金剛杵的護法神來護持嗎？這豈不違背佛陀慈悲的本懷，而破壞佛陀的形象了嗎？且看昔日的殺人魔王央掘魔羅，拿刀追殺佛陀的一幕……，無論他怎麼追，離佛陀總是這樣的一個距離，無法越過，很是生氣，跑了一段路，氣喘噓噓的叫道：「止！止！止！沙門……」（和尚呀！你不要跑了，停止呀！停止呀！）佛陀很慈祥的回過頭對他說：「應該停止的不是我，而是你呀！」這時央掘魔羅才恍然大悟，善根流露，立刻跪下來，拋棄他手中血腥的刀，歸依佛陀，成為佛陀的弟子。當然想要追殺一位極慈悲的聖者，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關於護法神，在中國的佛教就摻雜了很多民間的信仰，如此對於佛教本來的面目又如何來理解呢？

經常我和信奉道教，或推崇老莊思想的一些所謂自然主義者辯論，他們往往將佛教與自然哲學相提並論，而我卻堅持將兩者劃分界線

。雖然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和佛教的五戒毫無關係，而他們卻喜歡將其混為一談。我這樣說或許有人不以為然，也或許有人會不高興。在此，我也不便多說，大家可以參考我所翻譯的《南傳大藏經》律藏，多讀，多思考，比對，才能夠了解佛教的真實義，也才會更接近佛陀的本懷。具體的說，佛教傳入中國，其間起了相當的變化，剛才所舉的例子是以中國人的想法，來理解印度人的思想和文化，特別是指印度的佛教文化。然而，佛教、婆羅門教、印度教等思想，實質上是大不相同的。佛陀滅度以後，民間的宗教信仰，逐漸地滲入佛教中，於是形成所謂的大乘佛教，雖然在大乘佛教中，也有部分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成分，然而大部分都經過改裝、粉飾。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例：「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以上所指的六根、六塵是原始佛教，同時加入大乘佛教的觀念、理論，還嫌不足，最後又加上一句「……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有關這些咒語，根據

日本人的研究報告，認為是後人添加進去的，因為前後連貫不起來。或許有人唸心經感覺很靈驗，如果我唸就沒有效了，為什麼呢？也許因為懂得太多，我從來不祈求佛菩薩保佑，而只是踐行佛陀所指導的一些做人的方法。人生的旅程快樂和痛苦都在所難免，重要的是，如何來面對苦痛的折磨。而正當我們快樂的時刻，又如何才不致於得意忘形呢？

再來談一談中國佛教演變的情況，禪宗在唐朝最為發達，如眾所皆知的《六祖壇經》中的惠能大師，堪稱禪宗的六祖。早在梁武帝之時，達摩遠從印度來中國傳法，但是傳記中的達摩祖師，卻漸漸被道教化了。某些崇尚算命之士，以《達摩一掌經》，內容概括了一些命相學，其中或許是將印度和中國民間的信仰混為一談，也未可知！然而，當時因為達摩祖師的名氣大，於是人們喜歡冠以達摩之名，來凸顯自己。曾經我在駒澤大學的曹洞宗研究所教書，在那當了二年的講師，寫了一篇〈中國佛教的特點〉，談到達摩祖師，同時也發表有關禪宗的特色，並且提及達摩祖師，被中國人道教化的章節。例如：魏文帝時一位名叫宋雲的

大臣，在西域返回中原的途中，巧遇達摩祖師，達摩赤腳跋涉，手提草鞋正欲趕返印度，並對宋雲說：「我在中國沒事了，如今正要趕回印度去……。」以目前我們所流傳有關達摩祖師的法相，或是「一葦過江」，或是「手提草鞋」的模樣，這就是如此演變而成的。當宋雲返抵家園，魏文帝問宋雲旅途見聞之時，宋雲如是回答：「……我遇見了達摩祖師……」魏文帝滿臉疑惑地說道：「達摩祖師往生多日，且已經埋葬了……，你怎麼可能會遇到他呢？」宋雲說：「我在西域遇見了達摩，他提著一隻草鞋，說是要回印度去哩！」魏文帝說：「沒這回事……。」於是，你來我往的諍論不休，最後決定掘墓開棺頗便了解真相。結果也只挖出一隻草鞋，卻不見達摩的蹤影，這也就是所說的「脫殼飛昇」之術。這種屬於中國煉仙的方法，可以煉成所謂的天仙、地仙等好幾種神仙的類別。於是乎就將中國的煉仙之術，附會到達摩祖師的身上，漸漸地道教化，最後以中國人喜歡接受的神話方式，於民間流傳開來。當我提出這樣的觀點，一些研究禪宗的日本

人，覺得稀奇而罕見，有人問我如此的想法來自何處，我說是無師自通，自己想出來的。如此看來，假使不懂中國的文化，你又如何能夠研究中國的佛教呢？再者以中國人的想法和思考方式，你又如何能理解印度的佛教呢？況且，印度的經典經由祖師們的註釋，也大都趨於中國化了，如此一來，想要了解佛教本來的面目，是何等困難呀！所以我告訴學生們，你可以讀祖師大德們的註解，卻不能隨順註解中的字字句句，或全盤的意思，一味地輕信權威，相信註解，未必是正確的。如此說來，或許有人會認為吳老擇是反祖師的，難道你比祖師們還行嗎？當然，並非我比祖師們厲害，而是中國人往往只讀一本經論註解，就斷言某經堪稱經王，而某經絕對可信的說法。有人說《法華經》是經王，而賢首宗則認為《華嚴經》才是至高的經典。那麼，到底那一本經才是最崇高的呢？所以研究經典，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

再者談到一貫道，它是以中國文化，和佛教的一些概念為主，結合而成一貫道的道理。記得日據時代，一貫道與佛教之對立，並非是那麽嚴重的。因為當時，一貫道是依附於佛教，並受佛教的保護，否則，日本人是不会讓它

獨立存在的。台灣光復以後，一貫道的組織也多來自大陸。曾經一位日本人，專門研究這類問題，他在作品中曾提到日據時代的齋教，與現今的一貫道不大相同。假使你僅只以認識中國佛教文化為滿足，那倒也罷了！若想真正理解佛教的道理，你則必須要熟讀阿含經，經由原始經典來追究大乘佛教的思想。最初，我也是先接觸大乘佛教，只不過個人不以此為滿足，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努力不懈地去窮究理解真正的佛法。其間，我曾追隨水野弘元先生，讀了四年的原始佛教；爲了對中國佛教更深層的認識，又在大板大學，與一位專事研究老莊思想的森三樹三郎教授，研習老莊的學說，並藉以了解中國固有的想法。由此，漸漸地認識中國佛教，實際上，它含藏了許多道教的分，以及儒家的思想。還記得兒時，母親常去的廟堂——「三教堂」，如今更易名為「天龍寺」，曾經是日據時代「齋教」的大本營。在當時他們已經主張所謂的「三教同源」。而佛教挾雜其間，你很難釐清那些是道教，那些屬於儒家之說，而那些才是真正的佛教。如果對於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沒有全盤的了解，你絕

對無法認清一貫道存在著的矛盾想法。其實一貫道，充其量也不過是將三者勉強拼湊而成的宗教。

以我個人學佛的態度認為，研究佛法最主要的莫過於使之道歸道，儒歸儒，而佛法歸於佛法。切忌將儒道釋三家之說混爲一談，如同大鍋菜（羅漢菜）般，你如何在一大鍋的羅漢菜之中，分別菜色和滋味呢？若沒有敏銳精細的見地，大鍋菜還只是大鍋菜而已。當前，我們面對的這道大鍋菜確實是非比尋常，你務必要了解中國的民族學，中國傳統孔孟、老莊等諸子百家的思想，所有這些組成中國文化的重要因素，你千萬不可以等閒視之。對於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的發展情況，以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也都應該有所了解。比如中國人對於圓的概念，一般民間在過年時與家人團圓的概念，冬至吃湯圓的風俗，家中使用圓桌、圓椅的習慣，街道中也多設置圓環，公園裏樹立的銅像，也經常圍個圓圈圍來加以保護。而中國佛教更是處處講究圓融、圓滿，於是萬事萬物趨向以圓的方式來處理、對待，認為凡事勿須計較，也用不著去分別對、錯。對於宗教則持這樣的

論調：「……反正任何宗教都是一樣的嘛！……」「……只要是宗教都是好的……」如此這般是屬於中國人獨特的想法。我常說：「圓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以圓環為例：在車輛急速成長的今天，馬路上過多的圓環，繞來繞去，往往造成交通上的不便利；而家中慣用的圓桌、椅，也漸漸的被方桌、椅取而代之。又誠如古老的中國人棲居山林樹間，進而掘洞穴而居（也是圓的），日後建造圓形的房舍，因為感覺不好住，而改建成四角形的屋宇。日常生活諸多的演變改進，圓的概念也漸形淡泊了。再者圓的概念與佛教的教義也未必投合。又如前所舉的中國人對於善惡的觀念，認為是一種自然的關係，沒有因也沒有果，這種理念與佛教的教義，又如何搭配得起來呢？

所以如何選擇佛教，也是有一些方法的，以我過來人的淺見「要追究佛陀的本懷」。我們必須要了解佛陀對人類、對教育、對各種各樣事物的本懷。同時對於佛陀出生地——印度人的文化，印度人的想法，也要有通盤的了解。而，生長在印度的佛陀，為何講出與印度人不同的想法呢？對於這些問題也是值得吾人

追究的，如此才能夠真正理解佛陀的本懷。時間將近，以後若有時間，再與各位談談佛教的道理。





尼古洛達

鹿的故事



◎ 會雨譯



這是世尊住在祇園時，有關拘摩羅迦葉長老
的母親說的。

根據傳說，那女人是王舍城大富商的女兒。
積德破邪，悲愍濟世，於生命最燦然的年華，
她內心洋溢著聖者無盡的資質，她瞭解自己
厭離俗世，渴慕聖道。於是稟告雙親：

「父母親呀！我內心對家庭無法心生喜悅，
我想依佛出家修行……」

「這，你在說什麼呢！我們家家財萬貫，
而你又是咱們的獨生女，決不能讓你出家。」

女孩再三祈求，都無法獲得雙親的許可出
家。於是想著：

「那麼就嫁到外地去，取得丈夫同意而出
家吧！」

那女孩長大出嫁後，勤儉持家，守戒行善，
家庭充滿和諧。不久，女人有了身孕。

一天，城裏舉行祭典，到處張燈結彩，熱
鬧非凡。人們也將自己裝點得花枝招展的穿梭
往來。唯有她依然穿著平常，既不塗香抹油，
也不施粉裝扮。為此，他丈夫滿心疑惑問道：

「妳在都城慶典之日也不裝扮一下自己，
是為什麼呢？」

「吾人體內穢物充塞，如此污穢的臭皮囊，
裝扮起來又能怎麼樣呢？我們的身體非諸神

所賜，非梵天所作，既非黃金珠寶鑲造，也非蓮花化生。只是在髒物中，由父母所生。而這無常幻滅的軀殼，是慾望的奴隸，煩惱的根本。罹患各種疾病，造作無量的業力。一旦，無常到來，腐敗的身體，瞬間，蛆蟲蠅蟻遍佈。隨伴吾人的也只是黃土一杯。然而，世人卻視而不見。於是唱道：

身體連筋帶骨、塗皮、黏肉、視而不見，
體內腸滿胃撐、肝心、肺腎、脾及膀胱、
鼻涕、粘液、汗流、血漿、髓液、膽汁、
膏脂，

又有九孔常流不淨，眼屎、耳垢、
鼻涕、膽汁、唾液，

而其頭顱，腦髓充滿，無一淨處。

身體猶如毒樹，禍患無量，

宿留諸般病毒，不外苦集，

如此五臟腐敗外洩，則非得持棒，

無以驅逐群獸、野狗；

此惡臭不淨之身，污穢、死骸如大便。

具眼識者，責難此身，而愚蠢者偏好之。

因此之故，裝扮此身，

不也如同裝扮糞壺的外側一樣嗎？

丈夫聽完說道：

「妳知此身大患如是，為何不出家？」

「如蒙答應，今天我就出家去。」

丈夫欣然答應，且大量布施，表達其敬意，並與隨從們護送其妻至提婆達多所組的比丘尼僧團中出家，那女人如願以償而出家，高興萬分。

當此之際，女人肚內的小孩逐漸成形，隨著變大變粗的手腳，體態也日益臃腫，比丘尼們深感懷疑盤問道：

「喂！妳看起來好像孕婦，這是什麼原因呢？」

「諸大姐，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是遵守戒行的。」

於是那些比丘尼眾，將她帶到提婆達多那兒問道：

「尊者呀！這良家婦女經由丈夫同意而來出家，最近肚子卻大起來，我們不能確定她的孩子，是在家時懷孕的，或是出家後有的，您看這該怎麼辦呢？」

提婆達多對此事既不想探究，又缺乏耐心和慈悲心。心想：「既然在提婆達多的女性僧

團懷孕，必然是提婆達多平日疏於管教。我會因此遭受眾人的責難，倒不如把這女人趕出去吧！」於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欲將孕婦趕出僧團。當女人得悉之後，向眾比丘尼說：

「諸大姐！提婆達多並不是佛，我也不願在他座下，而欲追隨正覺者的座下出家。我好不容易能夠出家，請不要阻止我。並請帶我到祇園世尊座下去吧！」

那些比丘尼將她帶往祇園，頂禮世尊並說明緣由。世尊為避免譏嫌，翌日，召請拘薩羅國王波斯匿、大孤獨長者、小孤獨長者，以及優婆夷等四眾齊集，傍晚時分，世尊向優婆夷長者說：

「請於四眾弟子中調查這年輕比丘尼懷孕的事實吧！」

於是，在國王座前，長老們請女性優婆夷，確認該比丘尼懷孕的時間，是出家前抑或出家之後。

優婆夷們應聲進入布幔內，檢查年輕比丘尼的手腳、腹部等處，算計時日，並確定這孩子是在出家之前懷的。於是稟報長老，長老隨即於四眾之前，澄清事實並當眾宣佈年輕比丘

尼的清白。

日子一天天過著，不久，那比丘尼如願地產下一名健康的男嬰。一天，國王經過比丘尼的寮房，聽聞幼兒的叫聲，好奇地探詢朝臣，大臣們述說事情的經過：

「國王呀！那年輕比丘尼生了個男孩，這正是那孩子的呼聲。」繼之，國王說道：

「這孩子由比丘尼獨自教養一定會遭受重大的障礙，且讓咱們來照顧那小孩吧！」於是國王將那幼兒托付給族裏的婦女們，並視同王子般養育，同時取名迦葉。由於以王子之禮款待，所以人們都喚他拘摩羅迦葉。當拘摩羅迦葉七歲那年，於世尊座下出家，成年時稟受具足戒，隨著時間過去，他成了善巧說法者之一。同時，世尊將他名列第一位，並對眾比丘們說：「我弟子中辯才無礙，堪稱第一位的是拘摩羅迦葉呀！」之後，他誡如《蟻塚經》所說的，得到了阿羅漢果，而其母親也因修行證得最上果。

有一天，世尊托鉢回來，訓誡比丘們後，返回禪室。

比丘們接受訓誡也各自回寮。黃昏時齊集

法堂，並讚歎佛殊勝的稟質：

「朋友呀！提婆達多，不事修行，既不夠慈悲又缺乏耐性，一心想破壞拘摩羅迦葉和其母親。可喜的是此二人依止正覺的佛陀。」

世尊聽見比丘們的稱歎，來到法堂，說道：

「比丘眾呀！汝等因何事而聚談呢？」

「尊師呀！別無其它，弟子們只是對您殊勝的稟質讚不絕口。」

「比丘眾呀！如來示現此二人之助緣和所依之處，也不僅只此世，其前生也是一樣的。」

於是，比丘們懇請世尊明示，世尊就將隱藏於前生的經緯向弟子們開示道——

從前，波羅奈城梵摩達多王朝統治時代，菩薩為鹿胎所生。出生之時，全身閃爍著金黃的茸毛；雙眸如翠玉般晶瑩剔透；銀色的鹿角；艷紅的唇齒；穩健、飛躍的腳蹄；配以犛牛般飛揚的尾巴；體形猶似一匹壯碩的馬兒，與五百頭鹿共住森林間，名叫榕樹鹿王。而牠附近住著一頭也擁有五百頭鹿群，叫做樹枝鹿的，同樣也是全身黃金色。

那時，波羅奈國王熱衷於狩獵，唯好噉食鹿肉，經常召集村民停止作務，外出狩鹿。

為滿足國王的口腹之慾，也為了兼顧各人的工作，人們決議設置陷阱。於是，一群人在遊園區，遍灑鹿餌、廣植草木、挖掘池水、結網設井。另一些人則執持干戈，深入山林，搜尋鹿群，並以榕樹鹿王和樹枝鹿棲息之所在為中心，將群鹿重重圍困。同時，擊棒、槌石地將鹿群逼出山林，誘導其進入遊園內，關將起來。當一切如願地完成之後，稟報國王：「王呀！為了狩鹿，經常延誤工作。如今，我們已將森林的鹿群，趕往遊園區。自此，您可以安心的大快朵頤了。」

當國王來到遊園區，發現兩頭黃金色的鹿，並命令隨從確保其安全。往後的日子裏，國王為了享用美味的鹿肉，或是親自射殺，或是由隨從們代勞。可憐的鹿群，因困頓而奔闖逃竄，在死亡陰影籠罩之下，有的鹿因而衰竭生病或驚嚇致死。當鹿王向菩薩稟告所遭逢的禍患之際，菩薩對樹枝鹿說道：

「喂！為了滿足國王的私欲，很多鹿被射殺，雖然鹿群的犧牲是無可避免的災難。卻又

不忍群鹿們死於銳箭的射殺之下，今後決定採取輪流往赴斬首台的方式吧！一天輪我的同伴，另一天則由你的同伴。被輪到的就各自前往斬首台躺下，這樣鹿群們就不致於時刻惶恐無妄之災的降臨！」於是，按順序，鹿群們輪流到斬首台躺下來，任由執行人員處置。

又一天，樹枝鹿的同伴，輪到一隻身懷六甲的母鹿，那母鹿隨即趕往樹枝鹿前懇求：「首領呀！我懷孕了，且讓我把孩子生下來再去接受輪流吧！」

樹枝鹿回覆道：「既然輪到你是不能轉給別人的，唯有你自己去承擔。」那母鹿得不到援助，於是奔赴菩薩那兒請求幫忙，菩薩悉聽母鹿懇切的乞求說道：

「回去吧！由我替代你去！」於是，自己去到斬首台躺下來。執行人員看見菩薩，匆匆前往稟告國王：

「王呀！被您確保安全的鹿王，此刻正橫躺在斬首台之上，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國王隨即帶著隨從馳車前往，見到菩薩問道：

「喂！鹿王呀！我已確保你生命的安全，為何你卻橫躺在這兒呢？」

「大王呀！懷孕的母鹿懇求暫緩輪流。可是，我不能將她死亡之痛苦轉給別人，只好代其受死，所以橫躺在這兒，請別懷疑吧！」

國王說：「黃金色的鹿王呀！您既有耐心而又慈悲。身為人類的我們也望塵莫及呀！請起來吧！我確保您和那母鹿生命的安全。」

「雖然保證了我和母鹿的安全，可是其餘的同伴又該怎麼辦？人類的主呀！」

「鹿王呀！其餘的也都保證安全。」

「大王呀！雖然遊園的鹿安全了，而其它遊園之外的鹿又怎麼辦呢？」

「鹿王呀！連同遊園之外的鹿也都保證其安全。」

「大王呀！縱然鹿群被保證安全，可是其它四足動物們怎麼辦呢？」

「牠們也都保證安全。」

「大王呀！四足動物被保證安全，可是其它的鳥群怎麼辦呢？」

「鹿王呀！那些也都保證安全。」

「大王呀！雖然鳥群們得以安全，可是水中棲息的魚兒又該如何呢？」

「鹿王呀！那些也都保證安全。」

就這樣，菩薩向國王祈求所有生物的安全，從座而起，並趁機開示，請國王守持五戒。於是，無論遠近親疏、貧富貴賤，皆獲至平等的對待。同時，訓誡村民也都遵守五戒。

菩薩在遊園區渡過數日，為國王授受訓誡之後，跟隨鹿群回到森林。

話說，那母鹿生了一隻如盛開蓮華般可愛的鹿兒。有一天，子鹿在外與樹枝鹿一起遊玩，母鹿看見子鹿靠近樹枝鹿時說道：

「孩子呀！不可再靠近樹枝鹿，只有榕樹鹿所在之地可以任你遨遊。」接著唱道：

只有榕樹鹿可追隨

不要與樹枝鹿來往

在樹枝鹿座下生活

倒不如死於榕樹鹿座下

然而，後來那些被保證安全的鹿群，卻成了人們餐盤中的美食。

為此，眾人聚集於王宮，向國王報告，國王說：

「我相信殊勝的榕樹鹿給予的恩惠，寧可喪失王位也不會失信的。去吧！誰都不許在我的領土之上捕殺鹿群。」榕樹鹿得悉此事，召

集鹿群訓誡：

「從今後不可爭食他人的東西。」同時，對人們說道：

「耕種者，今後不必為了保護作物而設置藩籬，只要在田園四周散放樹葉做記號即可。」

日後，在田園放置樹葉做記號成了風俗，鹿群絕不會越過有樹葉做記號的地方，這是菩薩授予他們的訓誡。不久，菩薩壽終之後與鹿群們隨業往生。國王也因遵守菩薩的訓誡行善，而往生善處。

「比丘眾呀！我庇護長老尼與拘摩羅迦葉不是只有現在，前生也是一樣的庇護。」

就這樣，世尊以這說法，開示四聖諦義，且將二件事情連結其前生與現在。

「昔日的樹枝鹿是提婆達多的前生；昔日的鹿群是提婆達多的徒眾；昔日的牡鹿為長老尼；昔日的子鹿為拘摩羅迦葉；昔日的王即阿難；而昔日的榕樹鹿王實際上是我。」



砂

石

道

◎ 會雨譯

這個說法是世尊住在舍衛城時，爲了一位放棄修行的出家眾而說的。

根據傳聞，當世尊住在舍衛城時，城裏有一位良家子弟於祇園，因聆聽世尊開示，而發心出家。經過五年習學經教，行持實踐的修道

生涯。之後，前往一森林結夏安居三個月，這期間，返觀五年來修行的成果，竟然一丁點悟道的跡象都沒有顯發，心懷憂慮，暗忖：

「世尊爲四眾弟子們說法，而我是其中最差勁的，想來終無法得道成果，那麼，既使住在森林裏又能體悟什麼呢？倒不如返回世尊座下，既可瞻仰佛陀的威德莊嚴，又可朝夕聽聞甚深妙法，以度此殘生吧！」因此，決定回到祇園。

那時，他的同參道友告訴他：

「朋友！你既然曾經在世尊座下習得觀想妙法，而又決心承擔修行者的任務。現在卻提前回來，難道你不想悟道證果嗎？」

「各位道友們！自認我是無法覺悟證果的，所以放棄修行回到這兒。」

「朋友呀！當初你發大信願，隨世尊出家修行，現在竟揚言放棄修行，且讓我帶你去請教世尊吧！」

於是前往頂禮世尊，問道：

「尊師呀！這位比丘離俗出家，依教奉行，如今卻說要放棄修行，提前回來了！」

世尊問道：

「是的——」

世尊接著說：

「比丘們！汝等守持戒律，依教奉行，難道不了解所謂『少欲、知足、獨處、精進』之道嗎？怎能輕言放棄修行呢！曾經這位比丘的前生，一度處於危險的沙漠區，經由他努力不懈的毅力，而使得五百輛車隊人馬，因而抵達安全的水源地。何以今生會放棄修行呢？」

就這樣，經由佛陀的開示，那名比丘改變了心意，繼續修行……

那時，在場的比丘們懇請世尊：

「尊師呀！如今，我們曉了這位比丘放棄修行的原因。但是，有關他前生，因個人之努力而使得陷身沙漠的人馬車隊，脫離險境之事實，我們卻還未聽聞，全能的智者世尊呀！請您開示吧！」

世尊繼續說道：

「從前，迦尸王國的波羅奈城，有位梵摩達多王，統領一國。菩薩出生於商隊之家，及長，率領五百輛車隊，四處遊走經商。一天，進入六十由旬距離，險峻荒蕪的砂石區。那兒的白天，陽光如炭火般熱烈地燃燒著大地，商

隊寸步難行。於是，每當人們進入那沙漠地帶，都配備柴薪、糧食、水袋……，踏著月色趕路。天亮日出之際，大夥則圍成圓陣，紮營於日蔭之下養神休息，等待午後夕陽西沉，大地炙熱退散，再繼續前行。並以星象做為商隊的導引指標。就這樣歷盡艱辛萬苦地在荒漠中走走停停……。那時，這位商隊主，依循同樣的方式進行，深入危險區。

「或許再過一夜，就可通過這沙漠的危險地帶了！」商主想著。晚飯之後，丟棄所有累贅的薪柴、水火等配備，整裝出發。前導者仰臥在貨車之上，遙望星空，指揮著隊商們繼續前進。

「從這兒走吧！」前導者說完，閉目養神，在搖搖晃晃的車間，竟然疲憊地睡著了。車隊依序在廣漠穹蒼的砂石區前進。夜涼如水，星空之下，人們捲縮著身軀，任牛車載運前行。當夜色將盡，前導者猛然驚醒，仰望夜空……：說時遲那時快地大聲叫道：

「快——快將牛車轉頭！轉頭！」車隊在前導的指揮之下順序轉向，一陣忙亂，天色已然大白，抱怨之聲不絕於耳：

「這裏豈不就是咱們昨天紮營的地方嗎？如今柴薪丟盡，滴水不留，看來我們也只好在此等死了——」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吵鬧不休。同時解散隊伍，紮起營帳，各自洩氣地躺在貨車下。此時菩薩說道：

「如果我們就此放棄努力，一定唯有全軍覆滅了，倒不如趁清晨天還涼爽，讓咱們分頭去揀拾些木柴和乾草吧！」

「……這些草或是因地層的濕氣而生長的吧！」菩薩發現一小片綠地，興奮地如是想著。並拿起鋤頭挖將開來，漸掘漸深，直到六十肘深，因岩石的堅硬無法繼續而停止，當此之際菩薩當眾宣佈道：

「這塊岩石下面應該就有水源了……」於是蹲下去仔細地觀聽，察看。緩緩的水聲使得菩薩喜出於外，迅速地爬起來，並對著一位僕人熱切地說：

「喂！如果放棄努力，咱們只有死路一條，千萬不要放棄，快拿鐵槌到洞裏，把那岩石擊破呀！」

雖然大夥一致放棄，唯獨他依照菩薩的指示，用盡全力朝著岩石猛烈地敲擊……直到水

柱如多羅樹幹般粗大的泉湧而出。一陣歡呼，眾等爭著飲水、沐浴；並將多餘的車軸，輓木等當作柴薪，煮食填飽餓扁了的肚子，同時餵食辛勞的牛群。精神飽足之後繼續趕赴市集，當夕陽西沉之時，車隊終於到達目的地。大夥將商品賣得二倍，乃至四倍的價格，均分之後，各自回到自己溫暖的家中。日子一天天過去，命終後，各人都都隨業再生。菩薩也因善行而得往生善處。

世尊開示完畢，並唱道：

不厭倦挖砂掘路的人們，

可在寬敞的地方發現水源；

同樣的，具有毅力、恆心的智者，

不厭倦去找尋心靈的寂靜。

如此般明示四真理的教義之後，放棄修行的比丘終於得到最高果位。

世尊把過去的前生和現在連結起來說：

「昔日，努力不懈挖掘石洞的僕人，正是這位放棄修行的比丘；其餘的大眾現在也都成了佛的弟子；而昔日的商隊主，實際上就是我要呀！」

諸神

規則

◎ 會雨譯

這是世尊居住於祇園時，有關一名持物比丘的故事。

根據傳說，舍城裏的一名富賈，因妻子的死亡，而毅然決定出家。這位富賈，出家之初，他為自己搭建了一間附有廚房、倉庫的寮房。同時，儲存大量的奶油、米糧等食物。雖復出家，卻難斷除口腹之慾，經常由其僕人代為調理美食佳餚，日常生活極盡奢華，而穿著隨便又不合適，他就如此這般放逸的與僧院隔鄰而居。

有一天，他將衣物、墊被等私人用品晾曬在僧院的廣場，剛巧一群出家眾，打從他的寮房經過，看見這些衣物時問道：

「這些是誰的東西呢？」

「是我的呀！」富賈比丘大聲應答。

「所有的衣物、墊被全都是你的嗎？」眾等好奇的問道。

「是呀！全都是我的……。」

「朋友呀！你難道不知戒律的規定，所謂『三衣一鉢』。你既然是依佛陀的少欲之教而出家，卻擁有這麼多東西。且讓我們帶你去請示世尊吧！」於是眾等來到世尊跟前，頂禮世尊。

世尊隨後問道：「比丘呀！汝等為什麼沒有事先聯絡，就隨意帶人來此呢？」

「世尊呀！這位比丘持有許多個人的用品。」

「比丘呀！你當真擁有很多東西嗎？」

「世尊！真是這樣的——。」

世尊接著說：「比丘呀！為什麼你會持有這麼多用品呢？你難道不曾聽我讚嘆『少欲、知足、獨處以及精進』等行持工夫嗎？」

聽畢世尊的教說，富賈比丘很生氣的應道：「那麼，就這樣吧！」說著隨即粗俗地當著眾人將上衣一件件的拉扯下來，最後只剩下一件內衣。氣極敗壞，動也不動地呆立在原地。

當此光景，世尊爲他掩護遮羞的說：

「比丘呀！你的前世曾出生爲水中的羅刹，由於慚愧心的升起而懷著有慚有愧之善心度過了十二年。今生既有因緣依教法而出家，卻何以會當著四眾之前脫掉上衣，捨離慚愧失諸威儀呢？」

富賈比丘聽完世尊之開示，心生慚愧，急切而又快速地將上衣一一穿上，頂禮世尊已，獨坐一隅。此時，比丘們懇請世尊說明原委，世尊隨順眾等將富賈比丘前生所隱之經緯詳加說明——

從前，迦尸王國的波羅奈城，有一位梵摩達多國王。那時，菩薩出生於帝王之家，命名那天，他被喚做「大弓術」王子。當他學會走路之時，母后又生了一名男孩，取名「月」王子。正值月王子會走路那年，母后抱病往生了。這時國王別封一寵妃爲王后，不久生了個男孩，叫做「日」王子。愛妃自此更倍受國王的

恩寵，並對妃子無比愛憐的說：「后妃呀！爲了您的孩子，凡是您喜歡的都賜給您。」就這樣春去秋來，妃子和小王子，在皇宮中過著隨心所欲的幸福生活。

當孩子漸漸長大時，王妃對國王請求道：「父王呀！可還記得孩子出生之時您的承諾？現在就請父王把王位賜給我的孩子吧！」

后妃再三懇求，國王堅持不肯讓位，同時對后妃說道：「我的其他兩個兒子，他們的德學出眾，表現超群，一切的言行舉止，猶如火球般光芒四射……我決不可能將王位讓給日王子的……。」

就這樣，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后妃之請求。暗地裏對於后妃的企圖心卻也相當的警覺，爲顧全前妻之子的安危，他告訴兒子們：「孩子呀！當日王子出生之初，我曾對后妃許下諾言『願能滿足妳所追求的一切。』如今，她懇請我將王位讓給日王子，唯獨這件事我決不隨順。這女人向來心狠手辣，或許爲此她會加害於你們，不如先行離去，暫且避居森林，習武練藝，等我命終之後再回來統理國政吧！」

一再叮嚀，百般呵護的交待過後，依依不

捨地目送他們出門。且說日王子，那時，他正在宮廷的花園嬉戲遊玩，目睹經過，了解情況，並取得父王的同意下跟隨兩位哥哥們一起進入喜瑪拉雅山——

告別了家園，兄弟三人彼此扶持，同心協力地翻山越嶺，沿路攀登，菩薩——大弓衛王子，他總是首當其衝地前行引導，護持著兩位弟弟們的安全。一日，迎著山風，行經湖畔，朵朵青蓮在晨曦中，隨風搖曳，空氣散放出甜美的馨香。連日來趕路之疲憊，使得體力大傷，如今既逾越國界甚遠，且又離開兵士們追逐的範圍。一時之間，只想躺下來好好的睡它一覺，於是對日王子說道：「日王子呀！你先到湖邊洗個澡，喝點水，然後拿朵蓮葉裝些水回來給我們喝吧！」

話說那湖是昆沙門天，派遣水中羅剎來管轄、照顧的。當時昆沙門天還立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大凡下來到湖畔的人兒，他必須要了解諸神之規則，否則羅剎可以將來人吞食入肚。

當日王子獨自來到湖邊，他既不聞規定，又燥熱得急欲徜徉花叢水間，好讓清涼的湖水

，洗滌旅途跋涉的倦怠。就這樣，迫不及待地縱身跳躍湖水之中。正當此時，羅剎快速迅捷地捉住日王子且問道：「您知道諸神的規則嗎？」

「諸神的規則是在說明關於月亮和太陽的事吧！」日王子顫抖著如是回答。

「看來您不懂諸神的規則……。」說著羅剎將日王子關在自己的住處。並孜孜地準備享受眼前這一道豐盛的美食之際……。

菩薩久等卻不見日王子回來，於是請月王子去查看情況。羅剎以同一手法緊抓住月王子問道：「您知道諸神的規則嗎？」

「知道呀！諸神的規則就是指四方嘛！」月王子看來頗有把握的應答，卻也遭受到與日王子同等的命運。水中羅剎再度以不懂得諸神規則為理由，將日王子扣押起來……。

在一旁等待的菩薩，徘徊復徘徊地在原地經行，惦念著遲遲未歸返的兄弟，心想：「難不成是遇到什麼災難嗎？」於是佩帶弓箭，循著足跡來到湖畔，以菩薩本具的智慧，他一眼就能辨別出這湖是羅剎的轄區，而失蹤的弟兄們或許已經落入羅剎的手中……。

菩薩冷靜的佇足湖邊，待機而行。水中的羅剎望眼欲穿地盯住菩薩，卻不見菩薩下水的身影，於是偽裝成石刻、木雕的模樣對菩薩說：「岸邊的旅人呀！沿路跋涉，風塵僕僕，你勞頓的身體，需要在清涼的湖水中清洗乾淨；喝些水滋潤你枯竭的喉頭；吃點蓮莖飽足你饑腸轆轤的肚皮；然後別忘了，以盛開的蓮花裝飾打扮一番。如此一來你就可以快快樂樂的繼續未完的旅程了——」

菩薩當然看透了羅剎的心機，然而念及兄弟們的安危，他不願多費唇舌辯駁，於是直截了當的問：「你可是抓走了我的兩位弟弟？」羅剎理直氣壯的回答：「是的，是我抓走……。」

菩薩緊迫釘人的繼續追問：「是什麼原因呢？」

羅剎自知理虧喃喃地說：「我是毘沙門天派遣來管理湖泊，並遵照毘沙門天的指示，捉拿那些下湖而不知諸神規則的人們——。」

這時菩薩反問道：「羅剎鬼呀！既然如此，那麼你自己也必須要清楚諸神的規則囉！」

「哦！」

「好吧！且讓我來為你說明諸神的規則；然而爲了表示對諸神的恭敬，我得先將身體洗淨……」菩薩如是說道。

面對菩薩羅剎鬼竟然銳氣盡除，只一味的隨順菩薩的意思，先請菩薩淨身，並準備各式美食，於飽餐之後，至誠恭敬地引請菩薩坐上滿綴花飾，塗香四溢的法席之中。而水中羅剎虔誠地盤足就地而坐，專注地聆聽菩薩開示有關諸神之規則，菩薩如是唱道：

正直善良的人兒

天、人所共讚嘆

具足了慚愧的胸懷

念念趨向於純善之道

是則名爲——

諸神之規則

菩薩莊嚴的威儀，美好之音聲，頗然感動了羅剎鬼，棄惡揚善之心油然而起，於是謙卑地對菩薩說：「賢者呀！請原諒我吧！任由您帶走他們其中的一位——。」

片刻之後，菩薩說：「請把年幼的帶來吧！」

羅剎鬼不解地說道：「賢者呀！看來您也

只是知道諸神規則，卻未能依教奉行呀！」

「何以見得呢？」

「因為您要把年幼的帶走，而留下年長的，菩薩呀！您難道不懂長幼有序的倫理嗎？」

「羅剎鬼！你有所不知！我當然知道諸神的規則，且遵守奉持。只是——我們之所以會進入森林，是因為這年幼的弟弟，由於他的母親曾向父王請求讓位，但是父王不能答應。爲了保護我們兄弟二人的安全，父王允許我們住進森林裏，卻不料小王子，他追尋著我們的足跡來到這兒。如果說小王子遭羅剎鬼吞食了，或許誰也不會相信的，爲了小王子的安全，所以選擇帶他回去。」

羅剎鬼聽了菩薩的陳述，了解事情的原委，心生慚愧，而對於菩薩的作爲更是讚嘆有加。並對菩薩如是說道：「原來是這樣的！賢者呀！您確實懂得諸神規則，且能依教奉行……」說著同時將兩兄弟釋放出來，交還給菩薩。那時，菩薩趁機說道——

「你今生之所以會輪爲水中羅剎，是因為前世惡業的招感，由於吸食他人的血肉而墮落，今生不知悔改反而更造惡業，如此輪轉不息

，又如何能離苦得樂呢？所以奉勸你，趕緊痛改前非，棄惡行善吧！」就這樣菩薩對羅剎開導訓誡之後，與兩位弟弟們，暫住於轄區，且受到羅剎無微不至的保護和禮遇。

有一天，當菩薩遙望夜空，仰觀星宿，悉得父王駕崩之訊息，於是連夜帶著弟弟們，且至誠的邀約羅剎同行，趕返波羅奈城，在文武百官的護持擁戴之下，繼承了王位。菩薩大公無私的授與日王子以將軍之職，更也不忘將羅剎安置在舒適美好的環境中，並供給他以上好的花環、塗香以及食物。同時菩薩在月王子的協助下，依正義統理國政，後來隨業皆得往生善處……

世尊以這說法，明示四真諦義理之後，那持物之比丘證得了初果。同時世尊將此二件事之前生，和今世連接起來說道：「昔日水中羅剎是這位持物的比丘；昔日的日王子，就是今日的阿難；昔日的月王子，就是今日的舍利弗；而昔日的長兄——大弓術王子，實際上就是是我呀！」



◎佛教許多想法，含有輕視女人之意，爲什麼有這樣的男女不平等的差別？

此問題在百多年前不會認爲男女有不平等的差別。中國文化環境的社會，受傳宗接代之祖先祭祀的關係，所以女人沒有男人被重視，且與男人同等的地位。家生女子，將來必定嫁出，不可奉祀姑婆；娶進來之妻媳，亦延此祖宗崇拜的觀念，不生男子的妻媳自然會被遺棄。所以女人生來即有尊奉「三從四德」的義務。以上由文化風俗的因素及女人之體力、經濟

力的依從男人，而自然形成男尊女卑。

佛教自摩訶波闍婆提之出家，佛教僧團中開始有女人，在大小乘經論中，有種種不同的時代演變和不同的說法。但依據當時世尊的看法，女人的意志力及根性，雖多是柔弱不堅強，若依法修行，照樣可成阿羅漢；故在原始佛教，重於是否能實踐奉行正法爲標準，而無心理、或生理因素來評構男女的價值。

到了後來演變的佛教，都以爲女人業力比男人重，尤其到梵文文學的復興，大乘經典的抬頭，就有女人要轉女成男才能往生淨土之說。這是否在輕視女人，或特別關心女人，議論紛紛，見仁見智，甚難有理想的定評。

◎在早期是否有十二因緣的說法？那麼又和現在的十二因緣有什麼不同？在十二因緣，我們先要斷的是什麼？是否有其可斷的地方？

十二因緣，散見於阿含經中，爲佛法之緣起中道，亦是佛教不共外道的法門。十二因緣是說明無我緣起的生死輪迴。

逐物流轉——老病死↑生↑有↑取↑愛

……五支說

觸境繫心——愛↑受↑觸↑六入↑名色

……十支說

生命依持——名色↑識

死生本源——識↑行↑無明

……十二支說

（參照《唯識學探源》二四頁），日本的學者主張十二支說是後來的，五支、十支說為古老的。印順導師不贊同日本學者的主張。詳細請參閱《唯識學探源》。

斷煩惱了生死，為今日佛教的日常用語，依上表的說明，生死之本源，起始於無明。中國佛教大家都喜歡用斷、了之字義，原始佛教都用捨離、遠離的表現方法，這些都是抽象的形容動詞。無明、煩惱，不是可看到的東西，中國禪宗：「有無明、煩惱，請拿出來。」這是拿不出來的，所以說本來沒有什麼，因為有嗜好，有執著才有無明等現象。這種嗜好、固執、偏見，並不是在有、沒有的對話就可解決的。原始佛教的實踐方法，當你看到外在的事物，自己認為可意的——嗜好，即發生追求——執著。追求之不得，或得而又失皆生痛苦，

這稱為無明。因為對外在的事物，沒有正確的見解，當你知道它是無常的變化，有得則有失，有此正確的認識，人的心態則不被得、失所左右，這名為解脫、涅槃。解脫和執著、自在和纏縛，正是相反的對稱。喜歡自在，或樂於自纏自縛，皆是眾生自己的選擇。

◎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紅雁能高飛，譬喻出家的殊勝。出家比在家好，所以我們應當鼓勵出家，您意如何？

出家是大丈夫事，是值得讚歎的。但在阿含經中，未曾看到佛陀鼓勵、稱讚人家出家。許多外道或一般人，聞佛說法，有所感動，求於佛法、律中出家，佛陀常教之好好考慮。若曾在外道出家者，先必在僧伽中，隨僧伽別住三月、隨僧伽學習、至已習慣釋子沙門僧團的生活後，由僧伽會議，審查對方，確實能捨棄異見，於佛法中，隨順法行，才準許出家。出家以後，如熱意誠心地奉行佛法，向聖者之途徑前進，是普天同慶的事情，那當然要頂禮、恭敬、供養、讚歎的。不然，有出家之名，而

無出家之實，以為佛教中有尊敬、利養而不務佛法之正業，那種出家是不必鼓勵的。

記得古人有兩句讚出家之言：『籠雞有食刀湯近，不如野鶴無糧天地寬。』在家猶如籠中雞，雖有豐富之食物而不自由，時時都會遭到無限的苦惱；野鶴雖無固定之糧食，譬喻僧伽三衣一鉢，少欲知足而無物累；則身心愉快，可自由在地飛往四維上下，而不受任何束縛和限制。我亦很希望過這樣的生活，不過要多準備一些減肥藥，不然太肥胖了就飛不動了，你覺得怎麼樣？！

◎對於「古仙人道」的仙人是指誰？

你問得很簡單，卻很難有令你滿意的回答！請先看雜阿含經卷十二之二八七經（大正藏二、八〇頁下）之經文：「……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我時作如是念：『我得古仙人道、古仙人徑、古仙人道跡，古仙人從此跡去，我亦隨去。譬如有人遊於曠野，披荒覓路，忽遇故道古人行處，彼則隨行，漸漸前進，見古城邑、古王宮殿、園觀浴池、林木清淨。』……」

『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我從彼道，見老、病、死，老、病、死集……』」

依此經文前後一貫的理解，古仙人道，不可從古仙人道之道、徑、跡分開，古仙人道之古仙人不是指人，是指八正道。順此八正道，而至園觀浴池、林木清淨的涅槃城是一種譬喻，有八正道，才有正涅槃。緣起正道，是佛陀發現而非佛陀創造的。佛陀未發現以前，此八正道，是法住、法性，不能用西洋式認識學，說認識才存在，不認識時則不存在。可以說世尊於未發現八正道之時，八正道法，已存在。所以部派間有稱此八正道為無為法，就是這個意思。

後來七佛說的發生，十方三世諸佛的發展，才說佛佛道同，緣起法八正道，是佛佛的共法。佛陀在世時未曾有諸佛之教說。有這樣的想法，才不會變成八正道緣起法是古仙人走過的途徑，釋迦世尊，是跟隨走去而已，這則有引古證今之嫌。

（新加坡佛教文化協會之學員問，吳老擇答。

mango eventually grows larger and larger until it is ripe. It is all the same mango, not different mangoes. The small mango, the larger one, and the ripe one are all the same mango, but its conditions change. In Dhamma practice, one condition is called *samadhi*, the later condition is called *panna* but, in actuality, *sila*, *samadhi* and *panna* are all the same thing, just like the mango.

In any case, in our practice, no matter what aspect you refer to, you must always begin from the mind. Do you know what this mind is? What is the mind like? What is it? Where is it?... Nobody knows. All we know is that we want to go over here or over there, we want this and we want that, we feel good or we feel bad...but the mind itself seems impossible to know. What is the mind? The mind hasn't any form. That which receives impressions, both good and bad, we call "mind." It's like the owner of a house. The owner stays put at home while visitors come to see him. He is the only one who receives the visitors. Who receives sense impressions? What is it that perceives? Who lets go of sense impressions? That is what we call "mind." But people can't see it. They think themselves around in circles..."What is the mind, what is the brain?"...Don't confuse the issue like this. What is it that receives impressions? Some impressions it likes and some it doesn't like...Who is that? Is there one who likes and dislikes? Sure there is, but you can't see it. That is what we call "mind."

芒果都是同一顆芒果，只是它的狀況改變而已。在佛法的修行裡，有一種情況稱做三摩地，而稍後的情況稱做般若。但是，實際上，尸羅（*sila*，戒）、三摩地（定）和般若（慧）都是一樣，就如芒果一般。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修行，不論你是從什麼樣的角度來說，都必須從心開始。你知道這顆心是什麼嗎？心是什麼樣子的？它是什麼？它在哪裏？沒有人知曉。我們只知道我們想去這裡或那裡，想要這個想要那個，我們覺得好或不好……，可是心本身似乎不可能知道。心是什麼？心沒有任何形相。那個領受善和惡的法塵的，我們稱做「心」。如同一間房子的主人。主人待在家裡，當客人來拜訪時，他就是接待客人的人。是誰領受法塵的呢？那個知覺的是什麼呢？是誰放下法塵的呢？那就是我們所謂的「心」。但是人們看不到，他們反覆地打轉：「心是什麼？」別把問題給混淆了。那個領受法塵的是什麼？心喜歡某些法塵，而有些則不喜歡。那是誰？有一個在喜歡和不喜歡的人嗎？當然有，但是你看不到，那就是我們所謂的「心」。

本書由圓光出版社出版，預計於今年六月出版

或大，都是憑著你對它的感覺。實際上，這間講堂的大小只是它的大小，非大也非小，但人們總是跟隨他們的感覺跑。

以打坐來尋找平靜……，你必須瞭解平靜是什麼。如果你不瞭解，就無法尋獲它。例如：假設你帶枝非常昂貴的筆到寺院來。現在，假設你來這兒的途中，你將筆擺在前面的口袋，但後來你拿出來後，將它放在其他的地方，例如放在後面的口袋吧！現在，當你伸進前面的口袋時……你嚇了一跳筆不在那兒了！你會嚇一跳，是因為你的誤解，你沒見到事情的真相，結果不論站、行、來和去，就是不能停止對遺失的筆的苦惱。你錯誤的理解因而造成你受苦。理解錯誤會造成苦……「真是太可惜了！我幾天前才買了那枝，現在竟遺失了。」

但後來你想起：「噢，或許！我去洗澡的時候，將筆放在後面的口袋。」當你一記起這兒時，即使還沒看到筆，便已經覺得好多了。你了解嗎？你快樂了，也可以停止你對筆的耽憂。現在，你已確定了，因此當你走路時，會將你的手伸進後面的口袋，而筆就在那兒。你的心一直在欺騙你，而憂慮來自於你的無知。現在，看到筆，疑惑也就消失了，憂慮也平息了下來。這種平靜來自於看見問題的起因，「苦的起因（samudaya，集諦）」；在你記憶中，筆就在你後面的口袋，那一剎那，就有了「苦的息滅（nirodha，滅諦）」。

所以，你必須思惟，為的是要找到平靜。一般人通常以為平靜就是單單地使心平靜下來，而不是使煩惱也一起平息下來。煩惱只是暫時地被壓抑著而已，如同被一塊石頭壓著的小草。三、四天之後，你將小草上的石頭移開，不久之後它就會再長回來。小草並沒有真的死去，它只是被壓制住而已。這跟坐禪時一樣：心是平靜的，然而，煩惱並沒有真的平定下來。因此，三摩地並不是很確定的。要找到真正的平靜，就必須增長智慧。三摩地是一種平靜，就如石頭壓著小草般……，幾天之後，將石頭移開，小草就會再長回來，這只是一種暫時的平靜。智慧的平靜就好像將石頭放下後，就不去移開它，讓它在原處，小草不可能再長回來時，這才是真正的平靜——煩惱的平息，來自於智慧的穩定平靜。

我們說智慧（pañña，般若）和三摩地是分開來的東西。但是，本質上，它們是同一的、相同的。智慧是三摩地活動的作用，三摩地是智慧不動的相貌，它們從同一個地方生起，可是有不同趨向，不同的功用。就如此處這棵芒果樹一樣，小的芒果會愈長愈大，直到成熟。雖然它們同是一個芒果，但卻有不同的情況。小的芒果，大芒果和熟透的

depends on your perception of it. In fact, this hall is just the size it is, neither big nor small, but people run around after their feelings all the time.

Meditating to find peace...You must understand what peace is.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won't be able to find it. For example, suppose today you brought a very expensive pen with you to the monastery. Now suppose that on your way here, you put the pen in your front pocket, but at a later time you took it out and put it somewhere else, such as the back pocket. Now when you search your front pocket...it's not there! You get a fright. You get a fright because of your misunderstanding. You don't se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Suffering is the result. Whether standing, walking, coming or going, you can't stop worrying about your lost pen. Your wrong understanding causes you to suffer. Understanding wrongly causes suffering..."Such a shame! I'd only bought that pen a few days ago and now it's lost."

But then you remember, "Oh, of course! When I went to bathe I put the pen in my back pocket." As soon as you remember this, you feel better already, even without seeing your pen. You see that? You're happy already. You can stop worrying about your pen. You're sure about it now. As you're walking along, you run your hand over your back pocket and there it is. Your mind was deceiving you all along. The worry comes from your ignorance. Now, seeing the pen, you are beyond doubt, your worries are calmed. This sort of peace comes from seeing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samudaya*, the cause of suffering. As soon as you remember that the pen is in your back pocket, there is *nirodha*, 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So you must contemplate in order to find peace. What people usually refer to as peace is simply the calming of the mind, not the calming of the defilements. The defilements are simply being temporarily subdued, just like grass covered by a rock. In three or four days, you take the rock off the grass and in no long time it grows up again. The grass hadn't really died. It was simply being suppressed. It's the same when sitting in meditation: the mind is calmed but the defilements are not really calmed. Therefore *samadhi* is not a sure thing. To find real peace, you must develop wisdom. *Samadhi* is one kind of peace, like the rock covering the grass...in a few days you take the rock away and the grass grows up again. This is only temporary peace. The peace of wisdom is like putting the rock down and not lifting it up, just leaving it where it is. The grass can't possibly grow again. This is real peace, the calming of the defilements, the sure peace which results from wisdom.

We speak of wisdom (*panna*) and *samadhi* as separate things, but in essence they are one and the same. Wisdom is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samadhi*; *samadhi* is the passive aspect of wisdom. They arise from the same place but take different directions, different functions, like this mango here. A small green

佛教英文文摘

Buddhist English Digest

以下文章選錄自法園編譯群，所譯之阿姜 查系列之五——
《靜止的流水》中之一篇文章。

靜止的流水

現在，請你用心聽，不要允許你的心因追隨其他事物而迷失。想像這種感覺——當你獨自地坐在山上或森林的某個地方，坐在這裡，當下，有什麼呢？只有身和心這兩樣東西，如此而已。現在，這個坐在這裡的外殼裡所含藏的一切叫做「身」。而在這每一刻中覺知和思考的則是「心」。這兩樣東西也叫做「名（nama）」和「色（rupa）」。「名」，意思是指沒有「色」或形體。所有的念頭和感覺，或受、想、行、識四種精神上的蘊（khandha）都是「名」，它們都沒有形體。當眼睛見到形體時，那個形體叫做「色」，而那時的覺知叫做「名」。它們總稱為「名」和「色」，簡單地說就是身和心。

要瞭解，當下這個時刻坐在這兒的只有身和心。可是，我們常把這兩樣東西給彼此混淆了。如果你想得到平靜，就必須知道它們的真相。目前的心的狀態仍是未經訓練的——污穢而不清明，還不是清淨的心。我們必須透過修習禪坐來進一步訓練這顆心。

有些人認為，禪坐的意思是以某些特殊的方法坐著，可是，事實上站著、走著和臥著都是禪修的工具，你可以在一切時中修習。三摩地（samadhi，定），字面上的意思是「穩固地建立起心」。要增長三摩地，並不必要去壓抑心。有些人試圖坐得靜靜地，完全不讓任何事物干擾他們，藉以得到平靜，但是，這就如死了一般。修習三摩地是爲了增長智慧和理解。

三摩地是堅定的心——心一境性。它專注在哪一境上呢？它專注在平衡的一境上，那就是它的境。但人們試圖以安靜他們的心來修習禪坐。他們說：「我試圖坐禪，可是我的心連一分鐘都無法靜定下來；一下子飛到這兒，一下子又飛到其地方去……，我怎樣才能使它停止下來呢？」你不必去停止它，重點並不在這裡。有移動的地方就是理解能生起的地方。有些人抱怨說：「它跑掉了，我把它拉回來；它又跑掉，就再一次把它拉回來……」因此他們就坐在那兒拉來拉去。

他們以爲自己的心到處亂跑，但實際上，它只是看起來好像在四處亂跑。舉個例子，看看這間講堂……，你會說：「噢，好大啊！」事實上它根本不算大。它看起來是大

佛教英文文摘

Buddhist English Digest

Excerpt from "Still, Flowing Water"

Now please pay attention, not allowing your mind to wander off after other things. Create the feeling that right now you are sitting on a mountain or in a forest somewhere, all by yourself. There are body and mind, that's all, only these two things. All that is contained within this frame sitting here now is called "body." The "mind" is that which is aware and is thinking at this very moment. These two things are called *nama* and *rupa*. *Nama* refers to that which has no *rupa*, or form. All thoughts and feelings, or the four mental *khandas* of feeling, perception, volition and consciousness, are *nama*. They are all formless. When the eye sees form, that form is called *rupa*, while the awareness is called *nama*. Together they are called *nama* and *rupa*, or simply body and mind.

Understand that sitting here in this present moment are only body and mind. But we get these two things confused with each other. If you want peace, you must know the truth of them. The mind in its present state is still untrained; it's dirty, not clear. It is not yet the pure mind. We must further train this min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Some people think that meditation means to sit in some special way but, in actual fact, standing, sitting, walking and reclining are all vehicles for meditation practice. You can practise at all times. *Samadhi* literally means "the firmly established mind." To develop *samadhi* you don't have to go bottling the mind up. Some people try to get peaceful by sitting quietly and having nothing disturb them at all, but that's just like being dead. The practice of *samadhi* is for developing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Samadhi is the firm mind, the one-pointed mind. On which point is it fixed? It's fixed onto the point of balance. That's its point. But people practise meditation by trying to silence their minds. They say, "I try to sit in meditation but my mind won't be still for a minute. One instant it flies off one place, the next instant it flies off somewhere else...How can I make it stop still?" You don't have to make it stop, that's not the point. Where there is movement is where understanding can arise. People complain, "It runs off and I pull it back again. Then it goes off again and I pull it back once more..." So they just sit there pulling back and forth like this.

They think their minds are running all over the place, but actually it only seems like the mind is running around. For example, look at this hall here..."Oh, it's so big!" you say...actually it's not big at all. Whether or not it seems big

圓光佛學研究所招生

資

格：一、高級佛學院畢業

二、大專畢業者或同等學歷

三、碩士以上有志佛學研究者

四、出家眾四十歲以下

五、在家眾卅五歲以下，男須役畢

考試科目：1. 中印佛教史

2. 佛學概論

3. 國文

4. 英、日文（任選一科）

報名日期：83年6月4日～6日（親自報名）

83年6月1日～15日（通訊報名）

考試日期：83年6月25日、26日兩天

地點：圓光佛學研究所

主辦單位：圓光佛學研究所

電話：(03) 4225498・4271300 轉307

地址：中壢市聖德路一段八八八巷十一號

大專及教師佛學夏令營

主

題：法的饗宴—

阿含道之旅

資格：大專青年及教師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83年7月15日止

主辦單位：圓光佛學研究所

電話：(03) 4225498

地點：中壢市聖德路一段八八八巷十一號

圓光佛學院招生

分 部：

(一) 大學部

報考資格：高級中學、初級學院畢業或同等學歷卅五歲以下身心健全未婚者

考試科目：高中國文、佛學概論。

(二) 專科部（禪修班）

報考資格：限出家眾或決定出家卅五歲以下未婚男女身心健全者。

考試科目：高中國文、佛學概論、術科（禪坐）。

(三) 高中部（律儀班）

報考資格：初中畢業或同等學歷卅五歲以下身心健全未婚者。

考試科目：國文

四、初中部（沙彌班）

理念：培育宗教情操、語文能力，為十六歲以上或僑生能繼續升上高班學習。

報名日期：即日起六月廿日止

報名手續：1. 填寫報名表（函索即寄）請附回郵參拾元整

2. 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二張

3. 身份證影印本一份

4. 六百字以上自傳一篇

考試日期：七月十日（遠地考生可提前來院住宿）。

待遇：學雜費全免，供膳宿，衣被及日常用具自備，另備有各種獎學金

供成績優良者申請。

地址：中壢市聖德路一段八八八巷十一號

電話：(03) 4256169・4271300 轉205

連絡：修賢法師

高雄元亨佛學院第五屆招生簡章

一、宗旨：為造就德學兼優、弘揚佛法人才，發揚佛教教育，實踐佛化社會。

二、學制：本院以三年為一期，畢業後初級部可升考高級部。

三、資格：凡思想純正、身心健全者。高中（職）以上畢業或同等學歷者，年滿卅五歲以下限未婚女性，出家、在家均可。

四、學科：唯識、阿含經、五蘊論、八識規矩頌、佛法概論、大乘起信論、遺教經、八宗綱要、初機佛學、律學、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梵唄、佛教藝術、印度思想史、書法、英文、日文、國文等。

五、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七月五日止。

六、報名資料：（一）填寫報名單（函索即寄）（二）二吋半身相片兩張。（三）自傳一篇。（出家學生必須經師長同意，在家學生必須經父母同意）（四）全戶戶籍謄本乙份。

七、報名地點：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七號（元亨佛學院）

電話：（〇七）五三三〇一八六

八、考試日期：第一次在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日上午九時入學測驗，下午二時面試。第二次在八月十四日。

九、錄取通知：錄取者個別通知。

十、開學日期：國曆九月二日。

十一、修業待遇：供膳宿、教科書、學雜費全免、成績優良者，提供獎學金、並保送國外留學或佛教大學研究所深造。

十二、師資陣容：常覺法師 宏印法師 會寬法師 悟峰法師 淨珠法師 能淨法師 慧理法師 慧瑞法師 悟莊法師 堅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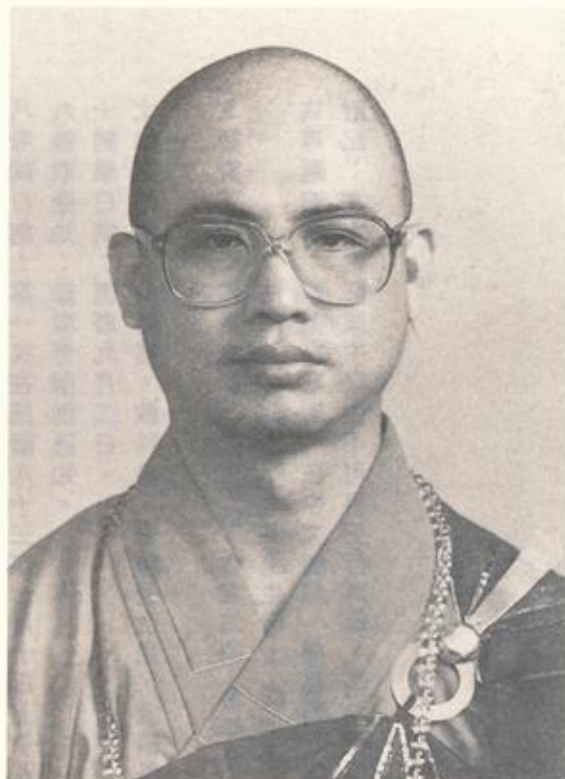
法師 吳老擇居士 吳進生居士 關世謙居士

十三、專題演講：鍾榮富老師 汪中文老師 簡福興老師……等。

附記：在本院修業中學生不可再另行拜師，畢業後須回原常住。

高雄元亨佛學院

創辦人 菩
院長 演 妙
副院長 會 培
寬 啓



解三世冤不可思議的——

慈悲三昧水懺弘法大會(第二期)

恭請諸山長老、法師、善信大德蒞臨指導，共襄盛舉。

主講：上會下寬法師

主題：慈悲三昧水懺

日期：民國83年6月22日～26日
(五天)

地點：元亨寺 梵音講堂

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七號

電話：(07)五二一三二三六～九

元亨寺暑期國中夏令營

宗旨：

為端正社會風氣，變化青少年氣質；引導正確生活儀軌，培養菩提真如；長養善根。

時間：第一期83年7/13～7/17(五天)
資格：國中一～三年級
名額：三百人為限

元亨寺暑期兒童夏令營

宗旨：

為端正社會風氣，變化兒童氣質；引導正確生活儀軌，培養菩提真如；長養善根。

時間：第二期83年8/1～8/5(五天)
第三期83年8/8～8/12(五天)
資格：國小三年級～六年級(73年次起)
名額：一期三百五十人為限
費用：全免(由常住供給)

報名時間：83年6月8日上午七點起接受報名，額滿為止

地點：元亨寺(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

電話：(07)5213236・5513961

主辦單位：元亨寺

營長：上菩下妙法師

副營長：上會下寬法師

營主任：璨慧法師

本期贊助功德芳名錄

謹此讚誦受持迴向——

普施有情眾生

願消三毒諸煩惱 願得無上戒定慧
願諸眾生皆念佛 願同往生成佛道

贊助妙林月刊

太元寺	800
王淑珠	500
宏法寺	500
劉煥中	1000
蘇彥旭	1200
謝依蓉	300
郭淑華	200
釋慈定	1000
陳亮鋹	200
僑建建設有限公司	2000
楊弘德	200
陳雯娟	1000
黃煥城	2000
王秀美 李淑婉	3000
王素霞 王秀惠	1000
林美櫻	200
胡延龍	300
林慶琛	2000

贊助南傳大藏經

黃光顯	1000
陳詠汝	200
三寶弟子	200
徐美雲	500
孫妙香	10000
林正風	2000
郭淑華	500
蔡清德	300
張文得	200
林如卿	1000
釋地甄	100
施大眾	1000
蘇榮祥	500
故陳新民	2000
故楊溪泉	1000
故周永昌	6000

US \$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40376967							
戶名		妙林月刊雜誌社							
收款人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零等大寫數字，數末加一撇字)							
姓名		(郵局蓋章)							
住址		(郵局蓋章)							
電話		(郵局蓋章)							
寄款人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錄帳號交收戶							

◎存款後由郵局寄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千 元
百 元
十 元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40376967							
戶名		妙林月刊雜誌社							
收款人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零等大寫數字，數末加一撇字)							
姓名		(郵局蓋章)							
住址		(郵局蓋章)							
電話		(郵局蓋章)							
寄款人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登錄號碼
登錄日期
登錄地點

千 元
百 元
十 元

注意：一、劃款、存款、戶名或地址錯誤，由寄款人負責。
二、劃款、存款、戶名或地址錯誤，由寄款人負責。
三、劃款、存款、戶名或地址錯誤，由寄款人負責。

歡迎隨喜贊助・福慧更增長
追求心靈淨土・人生更圓滿

請存款人注意

如須隨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

郵票。

一、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

二、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三、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四、五、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請於所需之項目上打✓

☐ 漢譯南傳大藏經預約款——月份

☐ 助印南傳大藏經

☐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

☐ 助印佛經

☐ 請寄 ☐ 請勿寄 憑證及感謝狀

☐ 其他：

通

信

欄

編輯部／元亨佛學院

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

電話：(07) 533-0186

傳真：(07) 551-2138

文山工房

高雄鳳山市青年路二段六五〇號

電話：(07) 741-3995

傳真：(07) 741-4004

台北連絡處(妙林學苑)

台北市寶清街18之一號2樓

電話：(02) 769-9508・719-9157

傳真：(02) 762-6134

發行所／妙林雙月刊雜誌社

社址／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元亨寺)

郵撥／4037696-7

帳戶／妙林月刊雜誌社

印刷所／緯群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07) 271-5043

傳真：(07) 282-5594行政院新聞局登

記局版台誌第7157號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41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社址／妙林雙月刊雜誌社

創刊日／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元月一日
發行日／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社長／釋善妙
發行人／吳老擇
總編輯／吳進生
編輯／妙林編輯小組

一設環元
流備境亨
師齊優佛
資全雅學
院



為培養宗教情操
增長菩提佛種的
最佳園地

漢譯南傳大藏經

欲護聖法財，「漢譯南傳大藏經」者是。若佛子輾轉相閱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

與眾共探究佛教的智慧，充實個人的佛法正見，開拓無限美好的人生，更可成為佛的正法傳承者。

漢譯南傳大藏經

海外每冊郵資(航空)
歐美NT150 亞洲地區NT120
(全套共70冊)

律	部	5冊	
中	部	4冊	已經出版
相應	部	6冊	

妙林月刊合訂本

第二卷 NT500

第四卷 NT400

雜阿含經之研究一冊 NT250

